

DUMB AND DUMBER

阿呆与阿瓜

文 / [美国] 皮特·法雷利、

贝内特·耶林、 鲍博·法雷利

译 / 吉晓倩

(淡入)

外景, 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 冬日
上午

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站在街道转角
处等公共汽车。她拿着书, 看上去学生气
十足。

一辆深色车窗的黑色加长豪华轿车
驶过, 突然急刹车, 然后倒车。

年轻姑娘盯着自己在深色车窗上的
映象, 莫名其妙。

后座车窗降下, 露出劳埃德·克里斯
摩斯的脸。他30岁左右, 身穿黑色西服。
虽说有点邋遢, 但看上去挺讨人喜欢的。

劳埃德: 对不起, 你可以告诉我去医
学院怎么走吗? 20分钟之后, 我要开一个
讲座, 但我的司机迷路了。

年轻姑娘(浓重的欧洲口音): 一直
往前走, 过了桥左转。

劳埃德上下打量着她。

劳埃德: 我没法不注意到你的口音。
你来自新泽西?

年轻姑娘(不为所动): 奥地利。

劳埃德: 奥地利? 你是开玩笑吧?(模
仿奥地利口音) 哦, 天气不错, 伙计。我们
待会儿见个面, 一起去钓鱼怎么样?

年轻姑娘转身走开了。

劳埃德(继续, 自言自语): 我想我今
晚不用出发去澳大利亚……

他叹了口气, 关上车窗。

内景, 豪华轿车

劳埃德翻过隔板, 爬回前座。然后戴
上司机的帽子, 开车走了。我们这才明
白, 他就是司机!

无线电调度的声音响起——

调度员(画外): 第22号汽车, 请回
答, 第22号汽车……

劳埃德: 我就是22号。

调度员: 22号, 劳埃德, 你究竟在哪
儿? 你去东区接送乘客要迟到了。

劳埃德: 冷静点儿, 阿尔尼。我正在
路上呢。

调度员(画外): 那就快点儿。别忘了
停车要守规矩。再来一张罚单, 你就滚蛋
吧。

(切至)

外景, 宠物狗美发沙龙, 白天

这栋建筑是白色的, 上面有黑点, 像
只斑点狗。前门上有一个遮篷, 像是狗
脸, 还配了胡须。一辆面包车开过来, 停
车。

汽车装饰得像一只巨大的髯毛狗, 四

条腿悬在车身两侧，后面还有一条尾巴，车头像是狗脸。旁边写着“狗儿美发”。

哈里·邓恩爬下车。他30出头，穿着滑稽的猎犬式工作服，还戴着耷拉耳朵的帽子。他走到车后，打开门，一群狗一拥而出。

哈里：好了，伙计们，排成一列。你们知道规矩：不要挤，不要跑，不要乱嗅……

沙龙的门开了，哈里的老板，恼火的帕尔默先生，把头探了出来——

帕尔默：嗨，这些狗怎么没系皮带？

哈里：跟你没系皮带的道理一样，先生——因为有损人格，而且会擦伤脖子，疼得厉害。

帕尔默：赶快把它们弄进来！它们得在一个小时之内洗澡、剪毛。

帕尔默返身进了房间。哈里召唤那群狗，但它们不予理睬。他竭力不让它们跑散了。他抓住两只小狗，把它们放在一堵墙上。

哈里：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就待在这儿……

他转身去聚拢另外那些狗。这时，我们发现，那墙原来不是墙——是一辆平板卡车。卡车开动，把两只狗也带走了。

哈里（继续，冲着卡车大叫）：喂，等一下！

他去追那辆车。

（切至）

外景，东区公寓，白天

劳埃德·克里斯摩斯把豪华轿车开进一条长长的绿树成荫的车道。他

下车，敬畏地看了看气派的石头大厦。他吹了声口哨，然后走向前门，按了门铃。

大厦的两扇前门打开了，玛丽·斯旺森出现在门口。她25岁，美丽动人。看到她，劳埃德嘴张大了。

玛丽：你好。（稍顿）我马上来……

她走回房间，劳埃德拿出一小瓶清洁喷雾，往嘴里、腋下、头发、耳后喷……

（切至）

内景，豪华轿车，白天

劳埃德在开车，玛丽坐在后座上，看着窗外，迷失在思绪中。她的腿上放着一只手提箱，手指紧张地摸着手提箱的外皮。劳埃德一直通过后视镜偷偷瞥她，但有片刻时间他说不出话。然后——

劳埃德：去机场干吗？飞往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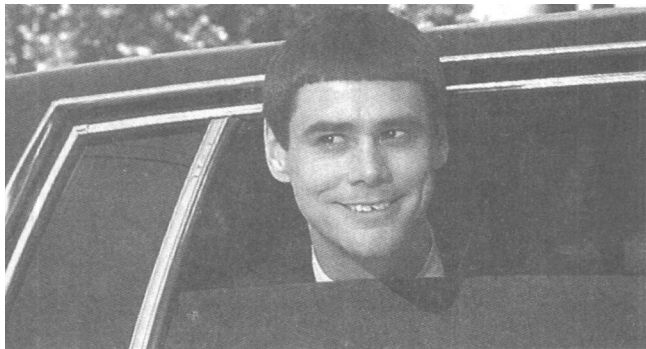
玛丽（面无表情）：你说呢？

劳埃德：唔，我看到了你的行李，然后我注意到了机票，这就像2加2等于4那样简单。（稍顿）你去哪儿？

玛丽：阿斯蓬。

劳埃德：噢，你会爱上那个地方。我听说加利福尼亚在这个季节非常迷人。

玛丽透过车窗向后张望。劳埃德又偷偷瞥了她一眼——



劳埃德: 我叫克里斯摩斯。劳埃德·克里斯摩斯。

玛丽: 我叫玛丽。

镜头对准劳埃德——我们可以猜出他在转脑筋,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劳埃德: 唔,这不是我真正的工作,你知道,只是临时干一干。

玛丽: 哦?

劳埃德: 是的,你知道,我的朋友哈里和我在存钱,想开一家自己的宠物店。

玛丽: 很不错。

劳埃德(微笑):“我有蚯蚓”。

玛丽: 请再说一遍好吗?

劳埃德: 这正是我们打算给宠物店起的名字:“我有蚯蚓”。我们想专营蚯蚓农场——你知道,就像蚂蚁农场那样。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蚯蚓是比蚂蚁更好的宠物。它们安静、和气、不咬人,跟孩子们相处得棒极了。

玛丽: 蚂蚁不是也很安静吗?

劳埃德认为她的话有道理——

劳埃德: 唔……的确——不过蚂蚁可远远没有蚯蚓和气。而且,如果你把蚂蚁的头切掉,它是不会长出来的。

玛丽: 我明白了。

劳埃德: 而且最妙的是,蚯蚓农场是一项一年赚7.5万美元的事业。我不会介意分一杯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值得赞扬的是,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们继续前行。玛丽看看手表,交叉起双腿。

劳埃德能够看出她有心事——

劳埃德(继续): 怎么了?对于坐飞机有点儿紧张?

玛丽(稍顿): 差不多。

劳埃德转过头来,盯着她——

劳埃德: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玛丽。从统计数字来看,他们说,你更可能死在去机场的路上。你知道,比如两辆车迎头撞上什么的。

玛丽: 喔,劳埃德,请你看着路好吗?

劳埃德: 好主意。现在糟糕的司机太多了。

他转身对着方向盘。(切至)

外景: 机场,白天

劳埃德把最后一件行李放到手推车上。他关上后备箱,转向玛丽。玛丽在拿钱包,她看起来紧张失措。她拿出10美元小费。

玛丽: 给。

劳埃德: 不用。接送你是我的荣幸。

玛丽·斯旺森第一次微微一笑。这使她看起来更加可爱了。

劳埃德(继续): 放松点儿,玛丽。假装你狠狠地挨了一下,然后昏过去,那么,不等你醒来你就到终点了。

玛丽: 谢谢你,劳埃德。(稍顿) 祝你跟你的蚯蚓好运。

然后她拿起手提箱,走进候机厅,一个行李员推着她的行李跟在后面。劳埃德心醉神迷地目送她直到看不见为止。

然后,他回到车中,相思难禁。有一刻甚至没有力气转动车钥匙。他身心交瘁地低下头,抵在方向盘上。

有人在车窗上敲了一下。劳埃德抬起头,看见一个警察站在车外。

警察: 好了,走吧,你是在禁停区。

劳埃德发动车,开走了。(切至)



内景, 机场候机厅, 白天

玛丽神色紧张地穿过乘客人流。她的步履缓慢、犹疑, 眼睛直盯着前方。

她经过一排电话亭。有两个人, 一个身穿阿玛尼西装, 另一个身穿格子运动衣, 他们注视着她。

阿玛尼西装: 她会把手提箱放在自动扶梯下端。你去拿。

格子运动衣: 小菜一碟。

外景, 机场候机厅, 白天

劳埃德缓缓地开着车。他往候机厅窗户里瞥了一眼, 正看到玛丽走过。

她停在自动扶梯下端, 他也停下了。她放下箱子, 在衣袋里找机票。劳埃德的注意力被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他转过身去, 看到有一辆车正等在他后面。

劳埃德(对那辆车的司机): 绕过去, 你这笨蛋!

当他转身再看候机厅里的玛丽时, 发现她已经走了, 把手提箱留在了自动

扶梯的下端。劳埃德立刻来了精神。

他把车开进了一个残疾人车位, 从车里跳出来, 冲进候机厅。他注意到警察在看他, 立刻换了一种别扭的走路方式, 一瘸一拐地拖着腿走路, 像个偏瘫病人。

内景, 机场候机厅

阿玛尼西装向格子运动衣点头示意, 后者开始接近手提箱。正在格子运动衣去抓箱子把手时, 劳埃德冲过来, 抓起了手提箱, 然后三步并做两步跑上扶梯。那两个人面面相觑。

内景, 机场候机厅, 登机口

劳埃德拎着手提箱跑到指示起飞时间的显示屏前面。他慌乱地看着那一堆数字。

劳埃德: 他妈的!

快切: 垂头丧气的劳埃德透过窗户看着玛丽的飞机沿着跑道滑行。

外景, 机场候机厅, 白天

劳埃德拿着手提箱从候机厅里出

来,从那两个人身旁经过。那两个人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他走下人行道,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的视点——他的豪华轿车正在被拖走,指挥拖车的正是那个警察。

他追上去,但无济于事——

劳埃德: 你不能这么做! 我会丢了工作!

劳埃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被拖走,使劲抓自己的头发。 (切至)

外景, 公寓楼, 下午

我们看到宠物狗美发的面包车驶过来,停在路边。垂头丧气的哈里爬下车。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驶来,放下劳埃德。(他依然抓着玛丽的手提箱)他和哈里走上公寓楼的台阶,消失在里面,甚至没有认出彼此。

街道的另一侧,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驶来,停下。里面是阿玛尼西装和格子运动衣。他们是 J. P. 谢伊和约瑟夫·蒙塔里诺(又名乔·蒙塔尔)。

蒙塔尔: 你说这些家伙究竟是给谁干事的?

谢伊: 我不知道,不过我们最好查出来……

蒙塔尔拿出一些药丸,嚼得咯吱作响。

谢伊(继续): 你的溃疡?

蒙塔尔: 死不了的。

内景, 公寓楼梯

劳埃德和哈里步履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言不发,走向自己的房门。

内景, 公寓, 起居室

劳埃德和哈里进来,沉默地擦肩而

过,一屁股坐进他们各自喜爱的安乐椅中。(劳埃德把手提箱放在腿上。)哈里养在鸟笼里的鹦鹉派蒂啁啾着“你好”,但是两个人相顾无言。

这个寓所乱成一团。墙纸剥落。地毯破旧而且肮脏。在角落里有一个微型的蚯蚓农场和一个大饲养箱,里面装满了泥土和蚯蚓。

还有几件寒酸的家具,东西从裂口处冒了出来。

哈里: 我又被炒鱿鱼了。

劳埃德摇摇头——

劳埃德: 我不想冷酷无情,哈里,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你是一个可悲的窝囊废。我可不是有意冒犯。

哈里: 我没把这话当成冒犯,你也被踢出来了?

劳埃德: 当然不是。(稍顿)我辞职了。

哈里: 为什么要辞职?

劳埃德: 我凭直觉预感到阿尔尼打算炒掉我。

哈里: 那你干吗不等着看看你的怀疑是不是有根据呢?

劳埃德: 赢家总是要自己掌握命运的,哈里。

劳埃德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啤酒,扔给哈里一罐。

哈里: 你知道,真正让我恼火的是,我刚用毕生积蓄把面包车改装成鬃毛狗的样子。(稍顿)单是报警器就花了我两百元。

劳埃德: 大生意。不过无论如何那都是一辆老家伙了。

哈里: 你说什么?它才6岁。

劳埃德: 按照狗的年龄来算, 相当于42岁了。

他们打开啤酒罐, 同时喝了一口。然后哈里注意到了手提箱——

哈里: 手提箱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 一件爱情纪念品。

哈里: 啊?

劳埃德: 世上最美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玛丽。我开车送她去机场。火花飞溅, 心潮澎湃, 胸口起伏。她把这只手提箱落在了候机厅, 飞向阿斯蓬, 飞出了我的生活。故事到此为止。

哈里: 箱子里有什么?

劳埃德: 你难道指望我去窥探别人的私有财产吗?

哈里: 为什么不呢?

劳埃德(稍顿): 箱子是锁着的。

他们又喝了一口啤酒。突然听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鹦鹉派蒂开始嘎嘎大叫。两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吃惊不小, 然后哈里踮起脚尖走到门镜前——

哈里的视点——变形的 J. P. 谢伊和乔·蒙塔尔站在门前。

劳埃德(对哈里耳语): 朋友还是敌人?

哈里(耳语): 我们没有朋友。

哈里仍眯着眼透过门镜向外看——

哈里: 认不出他们是谁。也许还是催要助学贷款恶棍, 或者税务局的人, 或者是哪个因为你给卖曲奇的女童子军开空头支票而火冒三丈的家伙。

劳埃德: 唉, 我要的是薄荷饼, 那伙小骗子给我的却是花生奶油糖。

哈里: 唔, 不管他们是谁, 他们看起

来很严肃。其中一个甚至穿着格子衣服。

劳埃德(蜷起身子): 那是敌意的象征。我说我们还是偷偷溜掉, 去失业管理办公室吧。

劳埃德抓起手提箱, 他俩从窗户爬出, 顺着太平梯跑了。(切至)

外景, 失业管理办公室, 下午

宠物狗美发的面包车开到楼前的路边, 停在一个消防栓旁。

劳埃德和哈里下车。劳埃德拿起一个垃圾箱, 扣在消防栓上, 把消防栓彻底罩住了。

内景, 斯坦利·格莱伯纳的办公室, 失业管理办公室, 下午

斯坦利·格莱伯纳是一个矮胖的男人, 不苟言笑, 已经开始谢顶。

格莱伯纳: 先生们, 我很高兴地说, 不管是我本人还是罗得岛州的失业部, 对你们都爱莫能助。(稍顿) 你们把所有的机会都用尽了。根本就不能雇你们。还记得去年吗? 去年冬天我千辛万苦给你们俩找了份头等的工作, 每小时挣12美元50美分。可你们给搞砸了。

劳埃德: 搞砸了? 报告上写着, 两个月里我们只有3天没上班。

哈里: 是的, 那是因为暴风雪。

格莱伯纳(勃然大怒): 你们是扫雪机驾驶员!

格莱伯纳筋疲力尽地向后倚靠在椅背上。

哈里: 好啦, 斯坦利。我确信你能给我们找份其他的工作。再去自杀热线试试怎么样?

格莱伯纳跳了起来——

格莱伯纳: 出去!!! (切至)

内景, 哈里和劳埃德的公寓, 下午

J. P. 谢伊在察看哈里和劳埃德厨房里的碗柜。乔·蒙塔尔从卧室出来——

蒙塔尔: 手提箱不在这儿。他一定是随身带走了。

J. P. 谢伊: 他妈的。(稍顿) 他总会回家的。

乔·蒙塔尔不怀好意地走近鹦鹉笼子——

蒙塔尔: 也许我们该给他们留条信息, 让他们知道我们会来硬的。

蒙塔尔打开鸟笼, 把肉乎乎的拳头伸进去, 抓住那只鸟儿。鹦鹉吓得尖叫。

蒙塔尔(继续, 模仿鸟儿啁啾的节奏): 我以为自己是猫咪。

蒙塔尔微微一笑。镜头摇向谢伊。我们听到画外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啾”的一声, 鹦鹉派蒂的叫声停止了。

蒙塔尔(继续, 依然模仿鸟儿啁啾的节奏): 我做啦, 我做啦…… (化入)

面包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垂头丧气的劳埃德和哈里下车, 没精打采地走向公寓楼的入口。

劳埃德: 把剩下的钱给我。我去转角处买点儿生活必需品。

哈里递给他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劳埃德(继续): 什么啤酒便宜, 是雷鸟还是夜车?

哈里: 买止咳药水吧——这种味道更好。 (切至)

外景, 转角处的食品杂货店, 夜晚

劳埃德从店里出来, 怀里抱满了食品杂货。他停在自动售报机前, 拿出钱

包, 找了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

他把硬币投到机器里, 打开盖子, 却发现他没有哪只手空着, 拿不了报纸。他把钱包放在机器里, 拿出报纸。机器关上了盖子, 而他的钱包还在里面。

劳埃德叹了一口气, 把食品杂货袋放在机器上, 去摸自己的衣袋。没有零钱。

正在此时, 一个拄着助行架的老妇人蹒跚地走过来。

劳埃德: 打扰了, 老人家, 你有没有零钱, 跟我换一美元?

老妇人: 零钱? 没有, 抱歉, 我……

劳埃德: 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守在这里, 等我去把一美元换开? 我的钱包被锁在这个机器里了。

老妇人: 当然, 年轻人……

劳埃德跑回食品杂货店。镜头对准商店大门, 直到劳埃德几秒钟后从里面出来, 抓着一把零钱。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老妇人、她的助行架和他买的食品杂货都不见了。他又凑近看了看, 发现她还带走了他的钱包。 (切至)

内景, 公寓楼的楼梯井, 夜晚

祸不单行的劳埃德拖着沉重的脚步, 两手空空地走回了寓所。

内景, 劳埃德和哈里的公寓

门开了, 劳埃德进来。哈里坐在长沙发上, 神情呆滞——

哈里: 酒呢?

劳埃德: 没了。我被沃尔顿奶奶打劫了。她还拿走了我的钱包。

哈里垂下头, 呻吟了一声。

劳埃德(继续): 好啦, 伙计, 振作起来。我们以前也倒霉过。我确信我们总能

找到出路。

哈里：情况更糟了，劳埃德。我的鸚鵡派蒂——它……它死了。

劳埃德被这个消息触动了——

劳埃德：噢，伙计，我很难过，哈里。出了什么事？

哈里：他的脑袋掉了下来。

劳埃德：他的脑袋掉了下来？

哈里：是的，他太老了。

劳埃德怜悯地把手放在哈里肩上——

劳埃德（满怀希望地）：有保修证吗？

哈里：没有，我买的转手货。

劳埃德思考着人生的不公平，深感难过——

劳埃德：就是这样！我在这鬼地方待够了！我们没有吃的，我们没有工作，我们宠物的脑袋掉了下来，我们周围净是些神出鬼没的老太太惯偷……

哈里：好了，冷静点儿。

劳埃德：不，我没法冷静。

劳埃德扑通坐在一把椅子上——

劳埃德（继续）：我们在这里究竟是干什么，哈里？我们得离开这座城市。

哈里：不错，去哪里？

劳埃德：告诉你去哪里：一个温暖的地方，那里，啤酒像葡萄酒一样遍地流淌，美女像加利福尼亚的鲑鱼一样成群结队。（戏剧化的停顿）我说的是阿斯蓬。

哈里：阿斯蓬？

劳埃德：是的，阿斯蓬。

哈里：我不知道，劳埃德，法国人都是混球。

劳埃德：我问你：你是想落到派蒂那

样的下场吗——死在一个跳蚤成灾的公寓里，脸朝下趴在报纸上，喙里还塞着一颗受了潮的瓜子仁？还是想享受你的生活？（稍顿）好了，哈里。不要让派蒂白白死去。你难道没看出他是在说什么吗？展开你的双翼，伙计。他在说，展开你的双翼，伙计。飞翔！

哈里（困惑地）：你在说什么，劳埃德？派蒂的脑袋已经掉下来了。（恍然大悟）等等，我知道你的打算了。你想去阿斯蓬找那个丢了手提箱的姑娘——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去。

劳埃德：胡说。可以由我来开车。（稍顿）去一个有熟人可以把你塞进社交管道的地方有什么不好？

哈里（犹豫）：不知道，劳埃德。我们应该留在这儿，找工作，继续为蚯蚓商店攒钱。我受够了总是躲着债主的日子。

劳埃德走到窗户前，向外眺望着冬日城市灰蒙蒙的景色——

劳埃德：你知道我受够了什么吗，哈里？我受够了总是摸索生活的道路。我受够了做一个无名小卒。（稍顿）但最重要的是，我受够了无人理睬。

房间里一片死寂，他们都在思考这番话。然后哈里想让心情轻松一点。

他张开双臂——

哈里：好了，劳埃德。我们吻一下吧。

劳埃德：另一方面，也许你是对的，哈里。也许我们应该留在这儿，在破产法庭上试试我们的运气。既然有那么多人起诉我们，我确信我们至少总能赢上一场。这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自尊心。

哈里看出劳埃德自有道理。他站起

身,走到派蒂的笼子前。泪水盈眶——

哈里(深情地):派蒂,我曾经向你做过许诺,伙计……(努力回想)……而他妈的想不起来了。(切至)

外景,公路,白天

宠物狗美发面包车行驶在公路上。音轨里播放着丹尼·威尔逊的《玛丽的祈祷》。面包车驶过。镜头固定在一块牌子上:“你即将离开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早日回来。”歌声继续,多个不同的航拍镜头拍摄在公路上飞驰的面包车。

内景,面包车,白天

哈里坐在方向盘后面,劳埃德在副驾驶座上。收音机里高唱着“动物”乐队的《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俩也跟着唱——

劳埃德和哈里:“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如果这是我们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姑娘,会有更好的生活,对你,对我……”

劳埃德把收音机音量调低——

劳埃德:好,我们终于这么做了。你没意识到自我们相识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吗?

哈里:你是说被迫离开?

劳埃德:我是说旅行。

哈里伸手解开了安全带。劳埃德好奇地看着——

劳埃德(继续):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哈里:什么?

劳埃德:解开安全带?

哈里:因为我们刚刚脱离危险地带。

劳埃德:哦?

哈里:你不知道吗,劳埃德?百分之

九十的事故是在离家5英里之内发生的。我们已经跑了6.3英里了。

劳埃德想了想。然后——

劳埃德: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跟其中的一个发生事故怎么办?

哈里思忖了一会儿,然后乖乖地又把安全带系上了。劳埃德打开一包玉米片,开始胡乱摆弄收音机。

哈里:你从哪儿弄来这东西的?

劳埃德:在加油的时候买的。

哈里:劳埃德,我想我们已经达成协议,花什么钱都要商量着来。我们的预算很紧,记得吗?

劳埃德:这不是用我们的旅行基金买的。在动身前我又凑出25美元。你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过得很阔气。

哈里:你从哪儿又弄来25美元?

劳埃德:我把一些东西卖给了住在4—C单元里的比利。

哈里:你是说那个瞎眼的男孩?

劳埃德:就是他。

劳埃德内疚地看向窗外。

哈里:你卖给他什么了,劳埃德?

劳埃德:就是一些零零碎碎。

哈里:说详细点儿。

劳埃德:唔,几张棒球卡片、一袋弹子、派蒂、3本漫画书……

哈里:等等,你是说你把那只死鸟卖给了一个盲童?

劳埃德:那我还能卖给谁?

哈里:但是,劳埃德,派蒂甚至连脑袋都没有。

劳埃德：放心，朋友。我有办法。

(切至)

外景，公寓楼，白天

在通向公寓楼的楼梯的底端，坐着一个瞎眼的小男孩，比利。他坐在轮椅上，玩着一只鹦鹉，鹦鹉的脑袋是用透明胶带缠起来的。他把这只死鸟向上扔，但它落回了他的腿上。

比利：飞呀！

乔·蒙塔尔和 J. P. 谢伊走过来，爬上楼梯。

(切至)

特写：一张纸条贴在哈里和劳埃德的公寓门上。上面写着：致所有我们挚爱的人——我们收拾行装，开车前往阿斯蓬——祝你们生活愉快——劳埃德和哈里。

镜头后拉，露出乔·蒙塔尔和 J. P. 谢伊。

蒙塔尔：这些无赖。他们这是当面羞辱我们。

J. P. 谢伊：混蛋！如果我们不把手提箱弄回来，安德烈会得他妈的动脉瘤。

蒙塔尔：别担心，我们会把箱子弄回来的。我还要告诉你，他们也不会到达阿斯蓬。我保证。

蒙塔尔拿出更多的抗酸药丸，开始咀嚼。

外景，公寓楼，白天

恼火的谢伊和蒙塔尔走出公寓楼。他们下楼梯的时候，蒙塔尔往嘴里塞了更多的药丸。小比利还在把那只死去的鹦鹉往空中扔。

比利：来吧，小家伙，飞呀！

鸟儿扑通落了下来。此时比利听到

谢伊和蒙塔尔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喊道——

比利(继续)：麻烦您，先生。我的鸟儿怎么了？

蒙塔尔捡起鸟儿，研究着它，然后怒不可遏地把鸟儿狠狠地摔到街上——

蒙塔尔：别担心，伙计，它只是飞到南方过冬去了。

(切至)

内景，面包车，下午

哈里依然在开车，劳埃德在研究面前摊开的地图。

哈里：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劳埃德：根据这张地图，约1.5英寸。

哈里：见鬼。我们需要一张小点儿的地图，否则我们根本到达不了阿斯蓬。我们没有足够的汽油钱。

劳埃德：放心。我们的钱绰绰有余。

哈里：我相信你错了，劳埃德。

劳埃德：我相信我没错，哈里。

哈里：我还是得说你错了，劳埃德。

劳埃德：你赌多少？

哈里：我不打赌。

劳埃德：你说你不打赌是什么意思？

哈里：我是说我不赌博，你知道的。从没赌过，也决不会赌。

劳埃德：哦，吹牛。我用下顿饭跟你赌，我在今天过完之前就能让你赌一把。

哈里：不可能，劳埃德，你做不到。

劳埃德：我给你3赔1的赔率。就是说，如果你赢了，就拿3份，输了，只用赔一份。

哈里：你是在浪费钱，劳埃德，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赌博。

劳埃德：好吧，5赔1，赌我今天能让

你赌一把。

哈里：抱歉，伙计，没门儿。

劳埃德：那就10赔1。

哈里伸出手——

哈里：那就赌吧，傻瓜！

哈里与劳埃德握手。劳埃德露出灿烂的微笑。哈里立刻明白自己已经是在赌博了。

(切至)

外景，卡车驿站的小餐馆，下午

面包车夹在庞大的牵引式卡车之间。

内景，餐馆

劳埃德和哈里坐在火车座上。周围的餐桌旁坐满了外表粗犷的卡车司机。哈里看上去闷闷不乐。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女招待拿着汉堡和饮料走到他们的餐桌前。她把食物放在两人面前，转身走开了。

劳埃德(对女招待)：呃，对不起……

女招待不情不愿地回来。

劳埃德(继续)：今天的特色汤是什么？

女招待：应该叫例汤。

劳埃德：听着很不错，来一份。

女招待(挖苦地)：在我离开这里之前，你还有其他吩咐吗？

哈里：事实上，这份巧克力牛奶没有溶在一起。请你给我拿一把勺子好吗？

女招待叹口气，端起牛奶，然后插进一根麦管，开始搅拌。

女招待：给。现在你不需要勺子了。

他们俩看着她趾高气扬地走了。

劳埃德：跟这些懒散的乡下人混在一起，感觉不错，是吧，哈里？

哈里用餐巾把麦管弄出来，丢进烟灰缸里，无意间碰倒了盐瓶。

劳埃德(继续)：噢，不……

哈里：怎么了？

劳埃德：你把盐弄撒了。这是坏运气。我们得开车横穿一个国家，最不想要的就是坏运气。快，抓一把盐，从右肩膀上向后撒。

哈里：为什么？

劳埃德：因为这是好运气。

哈里耸耸肩，往掌心倒了些盐，越过肩膀向身后抛去。突然他们听到一声怒吼——

男人的声音(画外)：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也许是左肩膀？

他们转过身去，看到一个魁梧的卡车司机正在擦眼睛里的盐。

卡车司机：是哪个死人敢往我眼里乱扔东西？

魁梧的卡车司机站起来，斜着眼打量劳埃德和哈里。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打败他们，吃了他们，大获全胜。

哈里：这是个可怕的意外，先生。相信我，我绝对不想招惹您这块头的人。请接受我最真挚的道歉。

卡车司机咆哮着逼近他们，他那些同样魁梧的伙伴还在煽风点火——

朋友A：给他们个教训，海鲈。

海鲈盯着哈里的汉堡——

海鲈：你想吃这个？

哈里：哦……我碰巧正有此意。

听了这句话，海鲈弯下腰，对汉堡啐了一口——

海鲈: 还想吃吗?

哈里反胃地盯着汉堡。

哈里: 不, 你请。

海鲈抓起汉堡, 走回自己的餐桌。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 (切至)

外景, 卡车驿站的小餐馆, 下午

谢伊在给黑色的凯迪拉克加油, 乔·蒙塔尔在舒展身体。

一辆大卡车开走了, 露出此前藏着的面包车。蒙塔尔微微一笑。 (切至)

内景, 餐馆

女招待把账单放在劳埃德和哈里的桌子上, 昂首阔步地走了。哈里研究着账单, 叹了口气——

哈里: 好极了。我花了8美元, 可还什么都没吃呢。

劳埃德: 如果没有向当地人挑衅的话……(眼前一亮)等等。我有个主意了。跟我来……

劳埃德站起身, 走向海鲈和他的伙伴们。哈里紧张地跟在后面。

劳埃德(继续): 对不起, 先生们。我想为刚才不愉快的一幕表示歉意。

海鲈: 哦?

劳埃德: 我想说的是, 我的朋友和我想请你们喝一杯啤酒, 以求言归于好。

哈里瞪着劳埃德, 仿佛对方发疯了, 而卡车司机们似乎很喜欢这个主意。

海鲈: 那就来四杯加威士忌的啤酒。

劳埃德: 好的, 先生。我会让女招待送过来。噢, 伙计们——希望在路上还会见到你们。

劳埃德和哈里离开餐桌, 走向收银台。

哈里: 劳埃德, 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我们请不起他们。

劳埃德把他们的账单递给收银员——

劳埃德: 哦, 海鲈和他的伙计们主动提出为我们付账。他们说, 把这个加到他们的账单上。

收银员(怀疑地): 海鲈是这么说的吗?

劳埃德: 唔, 如果坐在那边餐桌旁的人是海鲈的话……

他指了指房间那头的海鲈等人。海鲈向收银员点头示意, 指了指自己的餐桌, 不想错失免费喝酒的好机会。收银员相信了。

收银员: 好吧。既然他愿意……

哈里微笑起来。他又从柜台上拿了 two 包牛肉干、一条棒糖和一份《国家探索者》小报。

哈里: 把这些也加在他们的账单上。

收银员: 行。

劳埃德(对收银员): 顺便问一句, 从这里到罗得岛还有多远? (切至)

外景, 卡车驿站小餐馆, 下午

前门“砰”地打开了, 面红耳赤的海鲈一头冲了出来, 身后跟着他的朋友们、收银员和女招待。

海鲈: 我要杀了这两个王八蛋!

收银员: 快点, 你能追上他们。他们要去罗得岛。

卡车司机跳进自己的大卡车, 隆隆地开走了——正好与劳埃德和哈里背道而驰。 (切至)

外景, 公路, 下午

面包车飞驰。

内景, 面包车, 下午

兴高采烈的哈里在开车, 嘴里嚼着一大口牛肉干。

劳埃德: 我真想看看海鲈拿到账单时的脸。

哈里: 我倒希望我们永远也别看见。

劳埃德: 别担心。那蠢货现在可能都快开到普罗维登斯了。

哈里: 但愿如此。

哈里紧张地看看后视镜。

劳埃德: 喂, 停车, 我要撒尿。

哈里: 你疯了吗? 我现在不能停车。万一他们发现我们走了另一条路怎么办? 他们很快就能追上我们。

劳埃德: 但我想撒尿。怎么办?

哈里: 忍着。

劳埃德: 忍不住。我要爆炸了。

哈里: 唔……尿在空啤酒瓶里吧。后座上有几个瓶子。

劳埃德: 你是说真的?

哈里: 是的, 我是说真的。我现在不能停。我们会被干掉的。

劳埃德叹了口气。他从后座上拿了一个空啤酒瓶, 拉开拉链。突然我们听到小便的声音。然后——

劳埃德: 噢……不……

哈里: 怎么了?

劳埃德: 瓶子快满了, 可我还没尿完呢。

哈里: 别尿了。

劳埃德: 一旦开始就停不住了, 你知道的。快, 再给我拿个瓶子。

哈里把手探到后座去拿瓶子, 他几

乎把不住方向盘了。

劳埃德(继续): 上帝呀, 小心! 你差点儿跑到路下面去。

哈里: 我很抱歉, 劳埃德。我已经尽力了。

他递给劳埃德另一个空瓶, 劳埃德飞快地替换了一下。

劳埃德: 给, 拿着。

哈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手里已经握着装满尿液的瓶子。

外景, 公路, 黄昏

面包车沿着公路行驶, 从一个州警察身旁驶过。州警察跟他的摩托车藏在灌木丛里。他开始追赶这辆车。

内景, 面包车

哈里竭尽全力地控制方向盘。现在他手里拿着五个瓶子, 劳埃德还在副驾驶座上小便。

哈里: 你究竟是什么? 他妈的骆驼?

劳埃德: 嗨, 我一天没小便了。

正在此时, 他们听到扬声器的声音——

州警察(画外): 靠边!

他们转头看见警察的摩托就在自己的车旁行驶。哈里摇下车窗, 喊道——

哈里: 什么?

州警察: 靠边!

哈里瞥了一眼自己穿的衣服, 然后又看着州警察。

哈里(大声嚷): 不是套衫, 是开衫。不过, 谢谢你关心。

他把车窗摇上, 转头看看同样迷惑不解的劳埃德。

哈里(继续): 上帝, 他是干什么的?

时尚警察?

警察按响了喇叭——

州警察: 把车停到路边去! (切至)

外景, 公路, 黄昏

州警察走向停下来的面包车, 带着责备的眼神盯着他们。

州警察: 请出示驾照和证件。

哈里把证件递给他。

州警察(继续): 你知道, 你们两个家伙刚才在路上扭来扭去。

哈里: 是的, 警官, 我们在车里有一点小小的……麻烦。

州警察: 啊哈。(稍顿) 也许你们两个是在车里喝酒?

哈里: 不是, 警官。

州警察: 那是什么?

他指着打开盖的、装得满满的啤酒瓶。酒瓶藏在劳埃德和哈里的座位之间。

哈里: 哦, 没什么, 警官。

州警察: 你知道在本州带着打开盖的酒瓶驾车是违法的吗?

劳埃德: 但是, 尊敬的阁下, 他说的是真话。那不是啤酒。

警察得意地笑了——

州警察: 是吗?

州警察伸手拿起一个瓶子, 查看上面的商标, 然后把瓶口凑到嘴边。

哈里: 警官, 我不——

州警察: ——如果你知道怎么做才对你有利的话, 你就会闭嘴。

劳埃德(低声): 你也是……

州警察开始喝。哈里看了劳埃德一眼。州警察犹疑地停了下来, 脸上现出恶心的表情。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

州警察(痛苦地): 滚出这个地方。

(切至)

面包车开回公路上, 而警察还待在专用修补车道上, 弯下腰去, 手扶着膝盖。

(切至)

外景, 公路, 夜晚

面包车在夜色中平稳地前进。

内景, 面包车, 夜晚

现在是劳埃德开车。哈里在副驾驶座上沉睡。劳埃德开始幻想他在阿斯蓬的未来, 此时史密瑟林的《折花》响起。

(化入)

劳埃德的幻想:

他走上一栋覆盖着白雪的豪华别墅, 拿着玛丽的手提箱。

天空是一种怪异的蓝色。孩子们在小径上堆雪人。一切都像是梦幻世界。他试探性地敲了敲门。玛丽开门。她看看他, 然后看向手提箱, 露出他所见过的最灿烂最甜蜜的笑容。然后她缓步后退, 进了房子, 示意他跟随自己……

劳埃德跟着玛丽穿过走廊。他追随着她的脚步, 而她脱掉衬衣, 露出赤裸的后背, 回头瞥了他一眼。

摄影机绕过一个转角, 我们现在置身于一间水汽蒸腾的浴室。花洒喷出水流, 我们看到浴帘后有两个人的侧影。

劳埃德(画外): 哦……哦……哦玛丽……

玛丽(画外): 感觉如何, 劳埃德?

劳埃德(画外): 唔, 痒……

内景, 淋浴

特写: 劳埃德。我们发现他正在试用洗发水, 两侧头发用了不同的洗发水, 正

中有一道明显的分缝。

玛丽(画外): 另一边呢?

劳埃德: 没感觉。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玛丽(画外): 劳埃德, 你给我洗一下胸部好吗?

镜头拍摄玛丽——她光滑的秀发梳向脑后, 使她的面容显得更加娇好。摄影机向下摇, 拍摄她的胸部。令我们惊奇的是, 有一对前灯叠加在她的胸前。前灯闪了一下, 然后是两下。

镜头拍摄劳埃德——他眨眨眼,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跳切至)

公路上一辆18轮的大卡车轰鸣着直奔面包车而来。

劳埃德飞快地转向, 回到自己的车道, 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悲剧。颤抖的劳埃德长出了一口气。(切至)

外景, “第二个蜜月”旅馆, 夜晚

面包车停在这栋肮脏的建筑外面。霓虹灯闪烁: 团体优惠——下次恋爱来这儿。

哈里(画外): 我不知道, 劳埃德, 我觉得待在这儿有点不自在, 因为我们甚至没有订婚。

劳埃德(画外): 嗨, 这是惟一一家按小时收费的汽车旅馆。别的我们都住不起。

内景, 浴室, “第二个蜜月”旅馆

劳埃德和哈里坐在一个心形的大按摩浴缸里。劳埃德啜饮啤酒, 哈里专心地看《国家探索者》, 水流在身边打旋。

劳埃德: 这才叫生活。冰啤酒, 热浴缸, 毛茸茸的粉红色浴巾……你知道, 只

有一样东西能使这一时刻更加美好。

哈里: 是什么?

劳埃德: 如果你有一对漂亮的乳房就好了。

哈里: 那是两样东西, 劳埃德。

劳埃德: 现在能有一个我就知足了。

劳埃德喝了一大口啤酒。哈里放下报纸, 打量着周围浪漫的装饰。

哈里: 我不知道, 劳埃德, 这种地方不适合我。勾起了太多回忆。

劳埃德: 怎么回事, 哈里? 是哪个小妞让你心碎了?

哈里: 不, 是个姑娘。弗莱达·范彻。我们在一个类似这里的地方待过——31号公路旁的“保守秘密”旅馆。

劳埃德: 范彻? 你是说那个在牵引车公司工作的宝贝儿吗?

哈里点点头——

哈里: 就是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浪漫时光。天哪, 我本来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叹气) 过了一星期左右, 她给了我一封绝交信,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劳埃德: 这太冷酷了, 哈里。说原因了吗?

哈里: 我给她打电话, 她说了一些胡话, 说我不专心听她讲话啦什么的。我没理会这些扯淡。

哈里伸手拿起一罐啤酒, 打开盖。喝了一大口。

哈里(继续): 真正令我痛心的是, 我觉得她是遇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一直没找出那是谁。

镜头拍摄劳埃德——他尽力掩饰自己的内疚。(切至)

外景,“第二个蜜月”旅馆,夜晚

我们看到黑色的凯迪拉克停在外面,与面包车隔着几辆车。J. P. 谢伊坐在副驾驶座上。镜头摇向一个投币电话亭。乔·蒙塔尔在里面。电话亭外面,一个焦急的男人不耐烦地踱来踱去,等着用电话。

蒙塔尔(对话筒):那两个家伙今晚躲在一个小小的爱巢里。真是他妈的怪人。

内景,尼古拉斯·安德烈的书房,夜晚

尼古拉斯·安德烈手持无绳电话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大约40岁,头发扎成马尾,身穿名牌服装。

安德烈:这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交切对话:

蒙塔尔:就我看到的来说,不可能。

焦急的男人敲击电话亭,示意蒙塔尔挂机。

安德烈:我不喜欢这样,蒙塔尔。你和谢伊应该拿到那箱子,这样就一了百了。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安德烈叹了口气,擦擦上唇的汗珠。

焦急的男人又开始敲击电话亭。

蒙塔尔:等一下,安德烈先生……

蒙塔尔把电话听筒放下,示意焦急的男人靠近。男人往前移动了几英寸。蒙塔尔示意他再靠近点儿。当他距离电话亭只有一英尺远时,蒙塔尔一拳击穿了电话亭的玻璃,把他打昏在地。然后蒙塔尔又拿起了听筒。

蒙塔尔(继续):抱歉,老板,你刚才是在说……?

安德烈:喔,蒙塔尔,弄清楚他们目的何在。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蒙塔尔:别担心,我会去办的。

蒙塔尔挂上听筒,四处张望了一下,确保自己没有被打,然后走向了停着的面包车。谢伊也跟过来。

他们走到离面包车5英尺远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声犬吠。他们立刻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以为会看到一只狗——但是没有。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步,狗叫声更响也更凶了。蒙塔尔和谢伊再次停了下来。蒙塔尔向车底张望。车底空无一物。

谢伊:他妈的是什么?

最后,谢伊伸手去拉车门把手。他刚碰到把手,汽车报警器就响了——但不是汽笛声,而是吵死人的狗叫声。

蒙塔尔向后跳去,拔出了枪——

蒙塔尔:这只该死的狗在哪儿?

谢伊紧张地耸耸肩。现在狗叫声更响了,仓皇不安的谢伊和蒙塔尔被迫撤离了现场。

(化入)

外景,斯旺森家的别墅,阿斯蓬,夜晚

远景:一座豪华的山间宅邸。

内景,起居室,斯旺森家的别墅

焦虑的玛丽·斯旺森(放下手提箱的年轻女人)在一间摆满古董的豪华起居室里踱来踱去。坐在长沙发上的是她父亲卡尔和他那年轻得多的继室,海伦。

玛丽:不可能呀。我把钱放在了他们指定的地方。

海伦:其实,很有可能。我们本应该

一听说马文被绑架就报警的。

卡尔: 好了, 海伦, 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海伦: 哦, 看在上帝的份上, 卡尔, 如果我们听从这些恶棍的摆布, 他们会逼得我们倾家荡产的。

玛丽: 但是如果马文有什么意外,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卡尔: 别再折磨我女儿了, 海伦。她受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玛丽: 这不是她的错, 爸爸。我们都有点儿太紧张了。

正在此刻, 起居室的门开了, 扎着马尾的尼古拉斯·安德烈走了进来。他的神情也是同样凝重——

安德烈: 有什么消息吗, 斯旺森先生?

卡尔: 还没有, 尼古拉斯。

看起来安德烈很难过。

安德烈: 也许我应该取消动物保护协会本周末的慈善晚会。重新安排时间并不困难。

海伦: 不, 尼古拉斯。我们必须照常进行活动。

房间里的空气凝重到了极点。卡尔·斯旺森向女儿伸出手——

卡尔: 别担心, 宝贝。我会照他们说的话去做。马文不会出事的, 我向你保证。

玛丽: 谢谢你, 爸爸。

卡尔·斯旺森忧心忡忡地看着窗外。

(切至)

外景, 公路, 白天

黑色的凯迪拉克驶到路边停了下来。乔·蒙塔尔下车, 掀开发动机罩。他拿

出手枪, 压上一匣子弹, 又把手枪放回衣袋里。

蒙塔尔(对谢伊): 躺在前座上。等他们让我上车, 你就跟在后面。

然后他交叉起双臂。两个杀手等着面包车开过来。(切至)

内景, 面包车, 白天

劳埃德拍打哈里的肩膀——

劳埃德: 你是。

哈里回了一记——

哈里: 你才是。

劳埃德立刻去拍哈里——

劳埃德: 你是。停。

哈里(回敬劳埃德): 不停。你是。停。没有不停。没有开始。

劳埃德摇摇头, 认输了——

劳埃德: 他妈的, 你真棒, 哈里。(稍顿) 嗨,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这次旅行会是一场狂欢?

外景, 公路, 白天

乔·蒙塔尔眯着眼眺望道路尽头。他看见面包车驶近, 开始向他们挥手, 示意他们停车。

内景, 面包车

透过挡风玻璃, 我们可以看到蒙塔尔在挥手。但是劳埃德和哈里没有减速。他们只是在驶过蒙塔尔身边的时候也向他挥了挥手。哈里还按了一下喇叭, 响起的是狗叫的声音。

劳埃德: 瞧, 我告诉过你, 这些乡下人都很友好, 哈里。

外景, 公路, 白天

恼怒的蒙塔尔看着他们消失在公路尽头。谢伊从前座上坐起来。

谢伊：出什么事了？

蒙塔尔：这两个王八蛋可真把我惹火了。（切至）

外景，面包车，当天晚些时候

面包车飞驰而过，我们听到“僵尸”乐队的《此季》。

内景，面包车，白天

哈里：劳埃德，帮我回忆一下：我们到了阿斯蓬之后究竟打算要做什么？

劳埃德：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深吸一口大名鼎鼎的阿斯蓬的空气。

哈里：很新鲜，是吗？

劳埃德：世界上最新鲜的。他们说，在一周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闻到10英里以外驼鹿放屁的味道。

哈里（真心实意地）：哇……听着就像天堂。（稍顿）我们做完深呼吸之后干什么呢，劳埃德？

劳埃德：然后我们会在社交界引起轰动。

就在这时，劳埃德注意到前方有什么东西。

劳埃德（继续）：哈里，瞧——金色的M形标记。停车，我饿了。（切至）

外景，麦当劳，白天

面包车停在售货窗口。

麦当劳的雇员：……两个奶酪汉堡，两份炸薯条，两个中杯可乐。5元7角2分。

哈里递给他一张10美元的钞票，他找回一把零钱。

哈里：谢谢。

然后，还没等雇员把食品袋给他们，这两个人已经稀里糊涂地开车走了。他们驶出了停车场。这时候，那个雇员把头

从窗口探出来，向他们挥舞食品袋。

麦当劳的雇员：喂！

但是他们俩已经转弯了。

外景，公路，白天

面包车又在路上不紧不慢地行驶了。

内景，面包车，白天

哈里：关于社交场合——你怎么能指望像我们这样的粗人在讲究出身的地盘里引起轰动呢？我们又没有钱。

劳埃德：瞧，一旦我们把箱子还给玛丽，她会非常感激，会带我们参加一连串的社交聚会。然后，我们去滑滑雪，跟上层人士交往一下。等春天来了，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足够的业务关系，可以开办一流的蚯蚓企业了。你瞧，你不是通过工作而致富的。你是通过认识富人而致富的。

哈里：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劳埃德：从失业部的某个醉鬼那里。

哈里思忖了一会儿——

哈里：我不知道，劳埃德。

劳埃德：怎么了？

哈里：金钱会对人们造成可怕的伤害，我是说，我们也许会失去我们的友谊。

劳埃德也思考了一会儿。

劳埃德：是吗？那又怎么样？

哈里点点头，看向窗外。突然劳埃德想起了什么事——

劳埃德（继续）：嗨，慢着，等一下。

哈里：什么？

劳埃德：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哈里想了想——

劳埃德(继续): 就是刚才在麦当劳? 你可能忽略了一点儿小事

.....

哈里绞尽脑汁, 却是徒劳——

哈里: 什么?

劳埃德 转 转 眼 珠——

劳埃德: 把找回的零钱给我。

哈里把找回的零钱给了劳埃德。此时他们注意到前方有什么东西。

哈里和劳埃德的视点——道路的一侧, 乔·蒙塔尔再次向他们挥手。这次凯迪拉克横在路中央, 挡住了他们的路。

哈里: 我想这个家伙遇上麻烦了。你干吗不靠边?

劳埃德看看哈里。哈里记起了是自己在开车。他把车停到了路边。蒙塔尔走近副驾驶座的窗户——

蒙塔尔: 你们经过德梅因吗? 我的车坏了。我赶着出席商业会议, 要迟到了。

(切至)

内景, 面包车, 白天

他们又回到了公路上。乔·蒙塔尔坐在他们俩之间, 看上去火冒三丈。

两个人正在争论——

哈里: 是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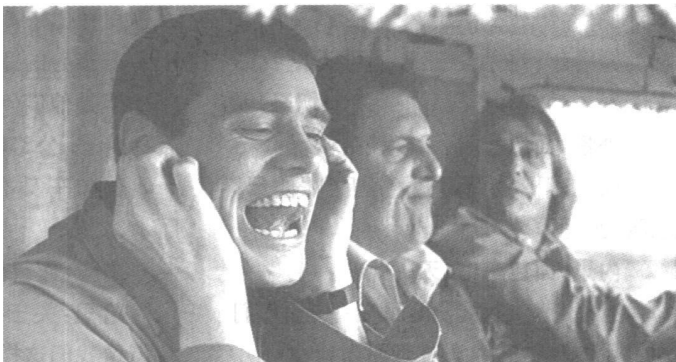
劳埃德: 是蔬菜。

哈里: 我告诉你, 是水果。

劳埃德: 我偏偏知道它是蔬菜。

哈里: 我说, 我们干吗不找一位公正的裁判来裁决呢?

劳埃德: 我没意见。



哈里转头看着蒙塔尔——

哈里: 喂, 蒙塔里诺先生, 你来裁决一下: 软心豆粒糖是水果还是蔬菜?

蒙塔尔咬牙切齿, 又往嘴里塞了一把药丸。他把手伸向外套口袋, 我们看到钢铁的光芒一闪。就在他打算把枪拔出来的时候, 劳埃德踩了刹车。面包车缓缓停在一群想搭便车的打零工的工人身旁。

(化入)

内景, 面包车, 片刻后

这三人行又加上了6个打零工的工人。所有人都挤进了车里——包括一个哇哇大哭的小孩, 这个孩子坐在七窍生烟的蒙塔尔的腿上。有人在弹奏弗拉曼柯吉他, 工人们在高唱西班牙歌曲。

(化入)

内景, 面包车, 再晚些时候

打零工的工人已经离开了。哈里和劳埃德在嬉闹。蒙塔尔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前方, 怒不可遏。他在流泪, 看起来好像生病了。

(化入)

外景, “但丁的炼狱”餐馆, 半下午

餐馆旁一个硕大的霓虹灯路标勾勒出了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脸, 火焰从他的鼻子、嘴巴和耳朵里往外冒。宣传词

是：边境以北最辣的墨西哥辣椒。

内景，“但丁的炼狱”

劳埃德和哈里与满腔仇恨的乔·蒙塔尔坐在桌旁。劳埃德和哈里各拿着一个红色的墨西哥尖椒。

哈里：你要是吃的话，我就吃。

劳埃德：好，你先吃。

哈里：不，你先吃。

劳埃德：不，你先吃。

蒙塔尔：你们两个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干吗不同时吃呢？没那么辣。

劳埃德和哈里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同时咬了一口辣椒。

劳埃德：唔，不错……

哈里：是的，不辣，倒是有点儿麻。

突然他们的眼睛瞪大了。他们发出一声尖叫。蒙塔尔的唇边显出一丝狞笑。他从水壶里给他们俩各倒了一杯水——

蒙塔尔：喝点儿水。会有用的。

劳埃德和哈里——都拚命出汗——开始大口喝水。当然，辣得更厉害了。

蒙塔尔（继续）：哦，说错了，是的，喝水只会帮倒忙……

两个人跑向柜台，拿起水壶往头上浇。乔·蒙塔尔乐不可支。（切至）

外景，“但丁的炼狱”，白天

蒙塔尔在前门外的电话亭里跟尼古拉斯·安德烈通话。

交切对话：

蒙塔尔：我是蒙塔尔。我正要跟那两个家伙共进一顿美妙的午餐。

安德烈：干得好。迄今为止，你查出了什么？

蒙塔尔：还没有，但在午餐时我会把

他们查个底儿掉。（稍顿）然后我就杀了他们当甜点。

安德烈：那就快点儿吃，时间不多了。随便你怎么做，只是别让他们再前进了。我不需要他们在阿斯蓬跑来跑去的。

蒙塔尔从衣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瓶——

蒙塔尔：放心。我会在他们的饮料里加点儿氰化物，这样，他们就没法在任何地方跑来跑去了。

内景，“但丁的炼狱”，白天

餐桌旁，劳埃德和哈里浑身湿透，呼呼喘气，仿佛刚跑完波士顿马拉松比赛。

汉堡已经送来了，但是他们受创太重，还没碰汉堡。

哈里：他真是太没礼貌了，对吧？也许我们应该把他椅子上的螺丝拧松。

劳埃德：哈里·邓恩，你真令我惊讶。也许你该温习一下那本我们这些敬畏上帝的成人称做《圣经》的巨著了。书里写满了各种原则，供你在生活中遵守。

哈里（谦卑地）：你是说那个什么“打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送过去”之类的话吗？

劳埃德：不，我指的是“以眼还眼”。把辣椒递给我——要最辣的。

哈里把罐子递过来。他们俩在蒙塔尔的汉堡里塞满了辣椒，巧妙地用生菜掩饰了一下。

哈里（耳语）：他来了。

劳埃德和哈里咬着自己的汉堡。蒙塔尔坐回到餐桌边——

蒙塔尔：感觉好点儿了吗，伙计们？

他往自己的汉堡上倒了些番茄酱。
哈里和劳埃德彼此交换眼色，暗中窃笑。
然后他拿起汉堡，送进嘴里。正想咬，突然停住了——

蒙塔(继续)：告诉我，你们干吗去阿斯蓬？去度假？

劳埃德：更像是迁居。

蒙塔 尔又想咬汉堡，突然又停住——

蒙塔(尔)：看起来你们的行李不多。我只看到几个袋子……还有一只手提箱。

哈里：甚至连那只手提箱也不是我们的。某位女士把箱子落在了飞机场。我们是去还给她。

这对蒙塔(尔)来说可是新闻。

蒙塔(尔)：你是说你们甚至不认识她？

劳埃德：不认识。我只是开车送过她。

蒙塔(尔)看看他们两个，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然后他大笑起来——

蒙塔(尔)：听着像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劳埃德和哈里困惑地对视了一眼。蒙塔(尔)摇摇头，咬了一口汉堡，开怀大嚼。几乎是立刻，他的快乐的表情被恐惧的神色给替代了。他的脸涨红了，他压着自己的胃，倒在地板上，不停地倒吸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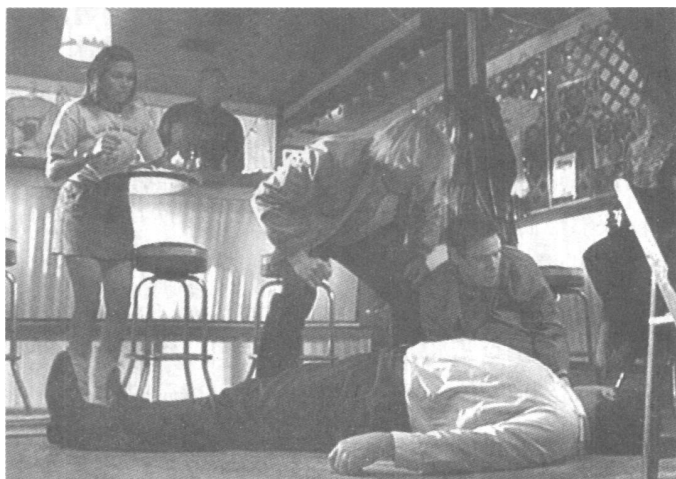
劳埃德和哈里内疚地彼此对望，然后弯腰去帮他——

哈里：嗨，你还好吗？我们不是恶意的。

蒙塔(尔)(勉强挤出声音)：是我的溃疡病……快……药……我外套里……

哈里翻看蒙塔(尔)的衣兜，找抗酸药，但无意中拿出了黑色的氰化物药丸。他倒出几颗药丸，递给蒙塔(尔)，蒙塔(尔)把药塞进嘴里，开始咀嚼。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他显得好些了，呼吸平稳了。他坐了起来，然后他的眼睛瞪大了。



蒙塔(尔)的视点——镜头快速推向哈里拿着的黑瓶子！

蒙塔(尔)：你这个王八蛋！

蒙塔(尔)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猝然倒地，死了。(切至)

内景，面包车，下午

劳埃德和哈里又上路了。他们神情严肃。

哈里：我真没法相信……

劳埃德：生命是脆弱的，哈里。上一分钟还在吃汉堡；下一分钟就变成一块

死肉了。

哈里：但是他谴责我。你听到了。那就是他的遗言。

劳埃德：要是不算那些咯咯声的话。

哈里呻吟了一声。

劳埃德（继续）：嗨，放松，伙计，我跟你一样负有责任——我们一起塞的辣椒——看看我，我就压根儿不感到内疚。

哈里：这是来自一个把死鸟卖给盲童的人的小小安慰。（叹了口气）你明白吗，劳埃德。有一个死人对我很恼怒。他的不安的灵魂可能会在今后的75年里纠缠着我。

劳埃德：这话太荒唐了，你可能还活不到40呢。

哈里振作起来，因为这个想法而欢欣鼓舞。

哈里：哦，是的。（稍顿）哇，真是如释重负。

外景，公路，下午

面包车向西疾驶。（切至）

外景，“但丁的炼狱”，晚上

一位医生一边与戴尔侦探谈话，一边盖住乔·蒙塔尔的尸体。侦探是个不苟言笑的人，45岁左右，留着板正的平头。

医生：……我的正式结论是，死者死于血液中的氰化物导致的缺氧。

戴尔侦探：你是说他是被毒死的？

医生：毫无疑问。我们在尸体旁发现了这个。

他举起装氰化物的药瓶。戴尔侦探点点头，走向背景中的另一个警察。

警察：女招待说他是跟两个年轻人一起来的。正是这两个人叫了救护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戴尔侦探：知道他们去哪里吗？

警察：另一桌的一位目击者听到他们说想开车去法国。

戴尔皱了皱眉，警察耸了耸肩——

警察（继续）：我们得到报告，有人看见他们驾车沿着通往科罗拉多的80号公路向西走了。

戴尔侦探：查过那辆车了吗？

警察查看自己的笔记本。

警察：是的，长官。他们开着一辆1984年的鬃毛狗。

戴尔侦探又追问了一遍——

戴尔侦探：1984年的什么？

警察（面无表情）：也可能是粗毛狐。它们长得很像。

侦探被搞糊涂了。（切至）

内景，面包车，夜

劳埃德和哈里疲惫地穿过夜幕开向阿斯蓬。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哈里：我们下车找家汽车旅馆过一夜吧，也免得我撞上一家汽车旅馆。（打哈欠）我迫切需要一张床。

劳埃德：抱歉，哈里。我们得坚持一下。看来我们对支出判断有误。如果付了旅馆的费用，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油钱了。

哈里：钱到哪儿去了？

劳埃德：我们超出预算了。

哈里：花在什么上了？

劳埃德：我为辣椒先生最后的一餐付了账。我觉得，在我们抛弃他之后，这是我们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哈里：等等——一个汉堡就会让我们超出预算？

劳埃德: 那个胖家伙要的是双份烤肉的豪华汉堡, 还有一杯巧克力麦乳精。

哈里: 噢。(稍顿) 那我们怎么办?

劳埃德: 开车。我们只需再开10小时。我们可以轮流驾驶。 (切至)

外景, “但丁的炼狱”, 电话亭, 夜

吓破胆的 J. P. 谢伊在与尼古拉斯·安德烈通话。

谢伊: 你听到了吧, 他死了。那两个混蛋杀了他。

内景, 尼古拉斯·安德烈的书房, 夜
安德烈一边说话, 一边紧张地点燃了一支香烟。

安德烈: 天啊……

他的前额冒出了晶亮的汗珠。

安德烈(继续): 好吧, 我想让你回来。如果他们到这儿来, 我会需要你的。

谢伊(画外): 我们的财神情况怎么样? 把你折腾得够钱吧?

安德烈: 马文不是问题。是另两个家伙让我担心。我真想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安德烈挂断了电话, 消失在通向地下室的楼梯上。

内景, 地下室, 夜

房间是泥地。中间有一口石井。我们听到从井中传来被堵住的抽泣声。安德烈走到黑洞洞的井边——

安德烈: 今天过得如何, 马文?

他把一截烟灰弹进井里。(切至)

外景, 公路, 夜

面包车孤独地行驶在州际公路上。

内景, 面包车, 夜

劳埃德在副驾驶座上熟睡, 哈里在

驾驶。指示“距离丹佛602英里”的路标一闪而过。托德·伦德格林的《走得太远》开始响起, 哈里反省般地瞥了一眼空无一人的公路。随着歌曲的播放, 我们看到一系列快镜头:

新的路标指示, 距离丹佛421英里。
劳埃德还在沉睡, 双脚放在哈里腿上。

另一块路标指示, 距离丹佛201英里。哈里直视前方, 简直像是患了紧张症。

劳埃德的双脚伸出了窗户, 头枕在哈里腿上。

下一块路标指示, 距离丹佛157英里。劳埃德的双脚搭在座位靠背上, 头放在脚应该在的位置。哈里看起来仿佛处于暂时昏迷的边缘。

最终, 一块路标指示, 距离科罗拉多州公路25英里/下一个出口有食品店和加油站。

外景, 卡车驿站, 凌晨2点10分

面包车停到一个加油泵旁边。背景有几辆大卡车, 还有一家餐馆。哈里爬下车, 彻底筋疲力尽了, 他绕过去打开另一侧的车门。

劳埃德跌到沥青地面上, 依然睡意朦胧。哈里用脚踹了踹他——

哈里: 好了, 醒醒。我去加油, 你来付账。

劳埃德醒了, 勉强站起身来。

外景, 面包车, 夜

哈里走到面包车后面。他不得不抬起髻毛狗的一条后腿才能拧下油箱的盖子。他把喷嘴插进去, 开始加油。

外景, 加油站男厕所, 夜

劳埃德转过拐角,拖着一台发动机走向男厕所。男厕所的钥匙就是用一条链子系在发动机上的。他走到门口,费劲地抬起发动机,总算把钥匙插进了锁眼。

外景,面包车,夜

哈里一边加油一边打哈欠。突然一辆切诺基吉普车驶来,一个双腿修长、皮肤晒成棕色的运动型美女走下车。这似乎把哈里唤醒了。

运动型美女对哈里嫣然一笑,拿起油泵,开始加油。

哈里徒劳地试图把头发梳理整齐,然后清了清嗓子,冲着她的车顶架上的滑雪装备点了点头——

哈里:去滑雪,呢?

运动型美女:是的。

哈里:很棒。

她继续加油。

哈里(继续):那是你的?

运动型美女:唔,是的……

哈里:都是你的?

运动型美女:哦,是的。

哈里(深受震撼):酷。

汽油开始从哈里的喷嘴往外冒,但他没有注意。从她的视点来看,就像一只大狗在翘着腿撒尿。

运动型美女:对不起,你的汽油喷得到处都是。

哈里转身,看到汽油溅满了他的鞋子。他立刻移开喷嘴,把它放回到油泵上。她暗自发笑。

内景,加油站的男厕所

劳埃德站在一个分隔厕间里小便。他开始读墙上那些胡涂乱写的文字。

最后,他看到了一条,上面写着:1993年11月8日凌晨2时15分,在这里与我相会,共度好时光。

他皱了皱眉,然后紧张地看了看手表。

表针的特写——时间是11月8日。

镜头推向分针,正好指向2时15分。

一丝忧虑掠过劳埃德的脸庞。正在此时,我们听到厕所门吱呀一声开了,然后又“砰”地关上了!劳埃德吓坏了,赶快锁上了隔间的门,然后蜷缩在马桶上,这样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脚了。沉重的脚步声逼近了隔间,停了下来。劳埃德低头,看到门外有一双16号的工作靴。我们还听到一声低沉的咆哮。然后隔间的锁开始颤抖。劳埃德屏住呼吸。不祥的靴子移开了,劳埃德松了一口气。

突然,隔间门被踢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劳埃德抬头看去,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的视点——正是那个粗野的卡车司机海鲈。

海鲈:好,好,好,这不是我的老朋友嘛。(看手表)很准时……(切至)

外景,面包车,夜

运动型美女已经回到了吉普车上。哈里侧身走向司机座,靠在她的后视镜上——

哈里(看到后座的衣箱):对于一次短短的度假来说,行李可够多的。

运动型美女:实际上,我是要移居阿斯蓬。我要离开我的男朋友。他太蠢了。我的占星师告诉我,我应该避开容易出事故的男人。

正在此时, 哈里倚靠的后视镜“啪”地掉了下来。他的头撞在了挡风玻璃上, 他摔倒在地, 然后赶快爬了起来, 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哈里(把后视镜递给她): 给, 有点儿松动了。

她把后视镜丢到后座上, 拿出一支香烟。

哈里(继续): 请允许我……

他拿出火柴, 用彬彬有礼的戏剧方式点燃了香烟。运动型美女点头致谢。哈里把火柴扔到地上。我们听到画外——“呼!” 几股烟围着他升起, 我们听到仿佛什么东西在燃烧的轻微的劈啪声(两个人对此都没有留意)。

哈里(继续): 瞧, 唔, 也许等我到达阿斯蓬之后我们可以聚一聚……你知道, 喝点热巧克力什么的。

她打量着他, 微微一笑——

运动型美女: 为什么不呢? 你看上去没什么坏心眼。我把电话号码给你。等我找支钢笔。

她开始在包里翻找。哈里闻到了烟味。他低头看去, 发现他右脚的鞋子着了火! 他晃晃脚, 然后试图用另一只鞋来扑灭火焰, 可是毫无用处。此时, 运动型美女还在找钢笔。

运动型美女(继续):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有一支钢笔……

哈里开始做踮踏舞式的动作, 想扑灭火苗, 却把火势扇得更旺了。

哈里(急切地): 噢, 你干吗不直接告诉我。我记性很好。

运动型美女: 你确信你忘不了?

哈里(绝望地): 当然——请快些说。他开始单脚乱蹦。

运动型美女: 怎么了?

哈里摇头表示没什么事。他咬住嘴唇, 以免尖叫出声。

运动型美女(继续): 好吧, 我的电话号码是652—2553。(稍顿) 哦, 等一等, 这是我的旧号码。太滑稽了, 我的头脑居然——

哈里: 看在上帝的份上, 告诉我他妈的号码!

这种发作令她大吃一惊。

运动型美女: 喂, 伙计, 如果你这么粗鲁的话, 这事就别再提了。

她发动汽车, 一溜烟开走了。

内景, 加油站男厕所

海鲈的大手掐着劳埃德的脖子, 把他推向厕所的墙壁——

海鲈: 首先, 我要强奸你, 然后我再杀了你。有什么最后的要求吗?

劳埃德: 噢, 有——你能不能换成别的方式?

海鲈把劳埃德摁得跪倒在地上, 然后后退一步, 拉开拉链。拉链的声音让劳埃德面如死灰。

镜头拍摄男厕所的门——门“砰”地开了——鞋子着火的哈里仓皇地冲进厕所。他拚命推开厕所隔间的门——正好撞在海鲈的脑袋上。他把着火的脚插进马桶, 弄灭了火苗。哈里长舒了一口气。直到这时, 他才注意到劳埃德跪在地上, 海鲈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裤子拉链拉开了。哈里莫名其妙, 不得不又看了一眼。然后他责备似的吹了声口哨。

哈里：你可得好好解释一下，小伙子。
(切至)

内景，面包车，夜

特写——哈里被烧过的鞋子——脚趾头露了出来——踩在离合器上。

劳埃德：瞧，哈里，我已经告诉过你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别提这事了。

哈里：当然，劳埃德。我答应你，关于你跟一个6.5英尺高的脱了裤子的卡车司机一起待在厕所隔间里的事，我再也不提一个字。

劳埃德：我是要打他下三路，伙计。

哈里：在那个高度上，肯定不是。

劳埃德：听着，朋友，如果你想暗示我——

哈里：——别说了……瞧，我们马上就到科罗拉多了。

劳埃德眯着眼看看挡风玻璃。前方的路标写着：“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边界的最后一个出口——3英里”。

哈里(继续)：我觉得我们该停车换位了。我一口气开了9小时——我觉得我没力气开进一个新的州里去了。

劳埃德点头。他开出公路出口的时候，我们看到——
(切至)

路标的特写——上面写着：“欢迎来到科罗拉多，落基山的故乡”。镜头向下摇，显出几个警察。他们正在检查越过边界的车辆。

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公路旁，戴尔侦探跳出直升机，疾步走向负责的警察。

戴尔侦探：有他们的线索吗？

警察：没有，不过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来的。一个摩托车手说他在距此30英里

的地方看到了一辆像狗一样的车。

戴尔侦探满意地点点头。(切至)

外景，迷你商店，夜

远景：一家迷你商店。

内景，面包车，夜

门开了，劳埃德上车，拿着一袋玉米片和一杯苏打水。他坐进驾驶座，从背兜里拿出一袋牛肉干。

劳埃德：嗨，我给你买了一袋牛肉干儿……

没有回答。他发现哈里已经在副驾驶座上睡熟了。

劳埃德摇摇头——

劳埃德(继续)：天哪，有些人真是不适合路上的生活。

外景，面包车，夜

劳埃德发动了汽车，驶出停车场，开向附近的高速公路入口。在他驶上坡道时，镜头推向一个路标，上面写着：“80号公路——向东”。他无意中开回了他们来时的方向！
(化入)

内景，面包车，阳光明媚的早晨

现在天色大亮。哈里安宁地睡在副驾驶座上，劳埃德啜饮着咖啡。面包车碰到了一个隆起物，颠了一下，哈里的眼皮抖了几下，睁开了。

劳埃德：嗨，瞌睡虫先生。欢迎醒来。

哈里(迷迷糊糊地)：我睡了多久？

劳埃德：足足5个小时。

哈里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

哈里：太棒了。我们现在快到了吧，呢？

劳埃德：应该是。我一整夜的速度是平均每小时90英里。

哈里：好伙计。

劳埃德：啊，我得告诉你，这是一条危险的公路。你决不会相信路上有多少尸体——两只死狗、几只野兔、一条蛇，还有一个我压根儿不认识的大家伙。

哈里：太可怕了。你是亲眼看着它们被撞到的吗？也许它们只是躺在路上？

劳埃德：是我撞的它们。

哈里揉揉眼，看着窗外掠过的平原风光——

哈里：滑稽。我本来以为落基山脉会有些岩石的。

劳埃德：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约翰·丹佛一直在胡说，是吧？

他们都瞪着窗外——

劳埃德（继续）：我得说，德梅因的确是个小城镇。

哈里：是的，的确是。（稍顿）等一下——你什么时候去过德梅因？

劳埃德：昨晚，我们穿城而过。

哈里：你说什么？当我们穿过德梅因的时候你睡得像个孩子。

劳埃德觉得有趣，他摇摇头，然后在哈里面前打了个响指。

劳埃德（唱歌）：“喂？喂？有人在家吗？快快起床啦。”（笑）是你在睡觉，傻瓜。给，喝口咖啡。你还迷糊着呢。

困惑的哈里啜了一口咖啡，眺望着窗外的地形。然后他开始明白过来了。慢慢地——

哈里：唔，劳埃德，帮我想想：太阳是不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

劳埃德：在我们国家的确是这样。

哈里：那么也许你可以给我解释一

下：为什么在我们向西行驶的路上，早上7点半的时候，太阳会在我们对面？

劳埃德思考着这个问题，然后现出痛苦的表情。（切至）

外景，卡车驿站，早上

面包车停在几辆大卡车旁边。哈里坐在附近的人行道上，彻底垮了。

劳埃德：我是人，哈里。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但是哈里呆坐不动。

劳埃德（继续）：好了，伙计，打起精神来。

哈里：你知道，我简直想跳上一辆开往欧洲的公共汽车，永远也不看你这丑陋的嘴脸。

劳埃德（转转眼珠）：你不能乘公共汽车去欧洲，嘟嘟。

哈里：哦，是吗？为什么不能？

劳埃德：你没有护照。

受挫的哈里一声长叹。

劳埃德（继续）：好了，别跟小孩子似的。我们掉头开一点儿路程就好了。

哈里：一点儿路程？劳埃德，你沿着错误的方向跑了横贯全国路程的六分之一。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阿斯蓬，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回家，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们没有钱睡觉！

劳埃德：但你坐在那里怨天尤人也没用啊。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自己。

哈里想了想——

哈里：没错，你完全正确，劳埃德。

他站起身，掸掸裤子，向公路走去。

劳埃德：你去哪里？

哈里：回家。我要走回家。

劳埃德：你真吗？

哈里（挖苦地）：为什么不呢？也许我们离家只有5英里了。

哈里坚决地向公路走去，劳埃德看着他——

劳埃德（高喊）：谢谢，完美先生。就像你没出过错似的。

哈里突然停住脚步，转身面对他的朋友。看起来他完全筋疲力尽了——

哈里：瞧，伙计……我很抱歉。（稍顿）首先，我不应该听信你的鬼话，来干这事。你有充足的理由去阿斯蓬——一个漂亮姑娘在那里等着你。但是实际情况是，劳埃德，在阿斯蓬没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稍顿）在哪里都没有任何东西在等着我。

劳埃德站在原地，无言以对。哈里转身走开了。劳埃德沮丧地敲了车头一下，弄得车狂吠起来。（切至）

外景，公路，白天

哈里走在公路上。他无精打采地伸出拇指，做出搭车的手势。几辆车飞驰而过。寒风拍打着他的衣服。

一辆旅行车呼啸而过，从车窗里扔出一袋垃圾，正好落在哈里脚下。

哈里脸庞的大特写——一滴眼泪从面颊上滑落（就像广告片中的那个印第安人）。镜头向下摇至那个垃圾袋。垃圾袋裂开了，我们看到那是一袋洋葱。

突然，一辆灵车驶来，停下。这车看起来相当邪恶，哈里踌躇不前。

副驾驶座的车窗摇了下来，露出驾驶座上愧疚的劳埃德。

劳埃德：还能坐一个人，如果你还想去阿斯蓬的话。

哈里打量着灵车——

哈里：你从哪里弄到这宝贝的？

劳埃德：通过二手车交易商。我拿面包车换的。他还奉送了50美元油钱。（稍顿）好了，伙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是搭档？

哈里微笑了。（切至）

外景，科罗拉多州边界，白天

不耐烦的戴尔侦探与另外几个警官依然监视着科罗拉多州边界。

戴尔侦探：这没道理呀。他们几个小时前就应该到达这里了。

警察：也许他们比我们想像得要聪明。

戴尔侦探：他们能有多聪明？开着一辆狗车！

另一名警察冲过来，手里拿着步话机——

警察B：我们刚得到报告，他们大约两小时前在德梅因附近的80号公路掉头向东去了。

戴尔侦探（难以置信）：德梅因？！那里离这儿只有500英里！

警察A：也许他们听到了风声，知道我们在这儿恭候大驾。

戴尔侦探：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行动起来。

戴尔侦探走向巡逻车，其他警察紧随其后，纷纷上车。（切至）

内景，灵车，白天

劳埃德在开车，哈里把脚伸出窗外。

劳埃德：告诉我，哈里。如果我没有

回来接你,你是不是要一直走回家?

哈里: 唔,我这么说吧,劳埃德,你不记得我们做童子军的时候,在一个暴风雪的天气,我们在树林里迷路了?我们整夜依偎在一起,我们发下誓言,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你记得吗?

劳埃德努力地回想 ——

劳埃德: 我们从没当过童子军。

哈里: 当过。

就在此时,几辆警车飞驰而过,驶向相反的方向,警笛鸣响,警灯闪烁。哈里回头瞥了一眼警车,注意到灵车后车厢里放着一口棺材 ——

哈里(继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车厢里有口棺材!

劳埃德: 放松,那是空的。

哈里: 我受不了。我可不想开车带着一口棺材到处跑。你知道我很迷信

劳埃德: 好了,安静。一有机会我们就把它扔掉。

外景,公路,白天

哈里和劳埃德开着灵车在车流中穿行。他们前方有一支真正的送葬的车队。领头的车是一辆凯迪拉克。

内景,凯迪拉克,白天

哈里和劳埃德的车紧跟着送葬的灵车。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争论 ——

女人: 我嫁给了一个吝啬鬼。

男人: 闭嘴,戈蒂。

女人: 太难堪了。我再也没脸见人了。

男人: 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女人: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更体面的葬礼。

男人: 你叔叔就是个气鬼。还记得我们结婚25周年的时候他送给我们什么吗?一盆他妈的蕨类植物。别指望我花大钱来埋他。

外景,公路,白天

就在这对夫妇争吵的时候,哈里和劳埃德插到了他们前面。这对夫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很快整个送葬的车队就不知不觉地跟在这辆假灵车后面了。

(切至)

外景,超市,白天

哈里和劳埃德在超市后面一辆绿色的大翻斗车旁边停下。整个车队都跟着停了下来。他们俩走下灵车,把棺材从车后抬出来,随意地扔进了翻斗车,然后擦了擦手。

镜头对准领头的凯迪拉克 —— 女人张口结舌 ——

女人: 你这个狗娘养的!我要离婚!

(切至)

快速剪辑: 灵车穿越风景如画的落基山。丹尼·威尔逊的《玛丽的祈祷》再度响起。

(化入)

外景,山间公路,白天

灵车越过一块路标,路标上面写着: 进入科罗拉多州的阿斯蓬。(切至)

外景,阿斯蓬市区,白天

他们俩在人行道上漫步,观赏橱窗,打量行人,领略这个滑雪胜地的风情。

劳埃德: 棒极了,是吧?像我们这样的两个单身汉还能奢求什么?

哈里: 食物与住处?

劳埃德: 你太看重物质了。(稍顿) 我们该干正事, 把手提箱还给玛丽了。没准她会邀请我们喝茶, 给我们找一个妓女, 或者找两个?

哈里: 妙极了, 老兄。这位可爱的年轻女士住在哪里?

劳埃德: 唔, 问得好。

哈里忧虑地看了劳埃德一眼, 不过他立即注意到旁边有个电话亭。

哈里: 那么她姓什么? 我们可以在电话号码本里查查。

劳埃德: 唔……你知道, 我想我也不清楚。

哈里的担心增加了——

哈里: 那手提箱呢, 劳埃德? 上面应该有名字的, 是吧?

劳埃德(眼睛一亮): 想起来了, 的确有。就刻在皮革上。

哈里: 是什么?

劳埃德: 新秀丽(samsonite)——照着读音拼写字母。

哈里开始翻看电话号码本。然后猝然住手, 把电话号码本放下。脸上现出挫败的神情。

(切至)

内景, 灵车, 夜

灵车停在一个停车场上, 街道对面是一座美丽的桥梁。

哈里和劳埃德在前座上瑟瑟发抖。呼啸的寒风吹透了灵车。他们正从咖啡杯里舀东西, 小口小口地吃。

哈里: 还有汤吗?

劳埃德: 有一点儿, 我们分着喝吗?

哈里: 请吧。

劳埃德拿出一小包番茄酱, 挤到哈

里杯子里一半, 另一半挤到自己的杯子里。他们倒了几滴水进去, 用勺子搅拌。

劳埃德: 唔, 唔, 好喝……

劳埃德勇敢地对哈里微笑了一下。

哈里: 我屁股都要冻掉了, 劳埃德。

劳埃德: 把你那边的窗户关上。

哈里: 已经关上了。

劳埃德: 我想是这该死的暖气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打算在这里过冬的话, 你真应该把它修理一下。

哈里: 什么暖气?

劳埃德指指仪表盘——

劳埃德: 这里——空调按钮。1小时前我把它开到最大一档, 结果这车里更冷了。

哈里瞪着劳埃德, 然后厌恶地把杯子扔掉。他打开车门, 向外走。

劳埃德(继续): 你出去干什么?

哈里: 暖和一下。

外景, 灵车, 夜

哈里出来, 倚在车上, 抱着双臂。劳埃德也从另一侧出来了。

劳埃德: 你在担心什么?

哈里: 我担心的是, 你怎么挺过我打算给你的这顿揍。

劳埃德: 呃?

突然, 哈里扑向劳埃德。劳埃德拔腿就跑, 跑向车的另一侧。哈里扑到发动机罩上去抓他, 但劳埃德躲开了。

劳埃德(继续): 哈里, 冷静! 你的行为像头野兽!

哈里: 过来, 接受惩罚, 劳埃德!

劳埃德: 对不起, 我不。

劳埃德继续绕着车跑。悲愤的哈里

打开车门,拿出了手提箱。

劳埃德(继续):你干什么?

哈里:干我早就该干的事。这玩意儿是我们所有麻烦的根源。

哈里跑向那座横跨河流的桥梁。

劳埃德:别做蠢事,哈里。

哈里:蠢事?这是我这些年来做过的最有理智的事。我要把这个倒霉的东西扔进河里。

劳埃德追赶哈里——

劳埃德:你在犯一个大错误,哈里!我决不会原谅你!

哈里继续朝着桥跑去,铁了心要扔掉手提箱。

劳埃德(继续):哈里,站住!情况会好转的,我保证!

哈里:胡扯,你这个骗子!

就在此时,劳埃德纵身扑向哈里,在哈里到达桥头的一刹那揪住了他。手提箱飞了出去。两个可怜的家伙在雪地中扭打起来,滚来滚去。

最终,哈里占了上风。他压在劳埃德身上,用手扼着劳埃德的脖子——

哈里(继续):我以前还有个生活!虽然是悲惨的生活,但也是生活!

突然,劳埃德看到了画外的什么东西,眼睛亮了起来。那东西在他的朋友身后。

劳埃德(声音哽住了):哈里,看!

哈里回过头去,他的眼睛也亮了。他放开了劳埃德。

他们的视点:手提箱摔裂了,露出一叠叠漂亮的百元大钞! (切至)

外景,阿斯蓬市区,夜

哈里和劳埃德紧抓着手提箱,在人行道上疾行。城市亮起了数百万盏小灯,仿佛冬日里的仙境。

劳埃德:好,计划是这样的:我们从箱子里借一些钱——只是小额贷款——去一家便宜的旅馆投宿。

哈里:听起来不错。

劳埃德:我们要用借据来记录开支。

哈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地一直花到最后一分钱。

劳埃德:这样的话,我们不管借了多少,我们都能还得起。

哈里:没错。我们擅长还债。

劳埃德:你知道,只要我们有工作。

哈里:我们就从第一份薪水里归还。

(切至)

内景,典雅的酒店套房,夜

身穿无尾礼服的侍者领班伯纳德引导劳埃德和哈里参观巨大奢华的套房。

这一套房大得像个橄榄球场。

伯纳德:……这是丹博里酒店的总统套房,先生们。通常是为皇室成员、来访的政要显贵和当红的明星——

劳埃德:——我们就住这里。

侍者领班大吃一惊,但很高兴——

伯纳德:很好,先生。有什么要送上来的吗?

劳埃德:谢了,伯纳德,我们会自己去叫。

伯纳德(恼怒地):我指的不是女人。

哈里:噢。那就请先生们上来吧。他们叫什么名字?

伯纳德叹了口气——

伯纳德:先生,我指的是你们的行

李。

哈里勉强挤出一丝窘迫的笑容 ——

劳埃德: 让我告诉你把什么送上来,
我的朋友 —— 来点儿吃的怎么样?

侍者领班点点头。

伯纳德: 我会把菜单送过来。

劳埃德: 别麻烦了。每样来一份。

哈里听到这句话, 谴责地看了劳埃德一眼 ——

哈里: 每样一份? 劳埃德

劳埃德显出内疚的样子 ——

劳埃德: 噢, 对不起。(稍顿) 每样来两份。

哈里露出笑容。劳埃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 抽出一张, 塞进伯纳德衣服最上面的口袋里 ——

劳埃德(继续): 给, 伯纳德。只要你喜欢我们高兴, 我们也会让你高兴的。

这笔小费让伯纳德深受鼓舞 ——

伯纳德: 是, 先生!

他鞠了一躬, 离开房间。劳埃德打开手提箱, 往里面塞了一张小纸片。

劳埃德(骄傲地): 我们的第一张借据。有签名, 有日期。 (切至)

外景, 斯旺森的别墅, 夜

海伦·斯旺森在敲玛丽的卧室门。她端着一只托盘, 上面放着几个杯子。

海伦: 玛丽? 你醒着吗?

玛丽(画外): 请进

内景, 玛丽的卧室, 夜

海伦进来的时候, 玛丽正坐在椅子上, 悲伤地望着落地窗外。

海伦: 我给你送了茶来。我想这可以使你放松。

玛丽微微一笑 ——

玛丽: 谢谢。

她拿起杯子, 啜了一口, 然后靠到椅背上。

玛丽(继续): 呀, 茶里有什么? 威士忌?

海伦: 哦, 对不起 那一杯是我的。

海伦从玛丽手里接过杯子, 递给她另一杯。

海伦(继续): 感觉好点儿吗, 亲爱的?

玛丽无法把目光从窗外移开 ——

玛丽: 想到马文就在那里, 被一个天知道是谁的人劫持 (强忍泪水) 都是我的错。我当时应该跟他在一起的。

海伦: 胡说。你不能因为这事责备自己。如果你也在场, 他们会把你也抓去。

海伦取出一支烟点燃, 吸了一口。

玛丽: 也许我们应该再付一次钱, 熬过这件事。

海伦: 好了, 玛丽, 该做的全都做了。你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

玛丽: 那我怎么办? 继续我的生活, 仿佛一切正常?

海伦: 这正是你应该做的。多出去走走, 去滑雪, 去参加社交活动。亲爱的, 你不明白吗? 我们不能泄露这个消息。如果媒体或当局得到风声的话, 绑匪会恐慌的。(稍顿) 谁知道那时他们会对马文做出什么事?

玛丽思忖着她的话。 (切至)

外景, 丹博里酒店, 白天

劳埃德和哈里把灵车开到酒店门口

停下来。几个员工冲上去为他们效劳。劳埃德和哈里下车。他们身穿过分花哨的滑雪服，还配备了皮靴和美国航空航天局设计的护目镜，周身上下都是惹眼的亮闪闪的色彩。员工抓起购物袋，站成一排。劳埃德慷慨地付给他们小费。

内景，卧室，总统套房，夜

大床上放满了盛新东西的盒子与袋子。劳埃德在翻看这些物品。哈里坐在阳台上，脚搁在栏杆上，眺望山景。

哈里：哦，上帝，这是真的。昨晚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劳埃德：这不是梦，哈里。我们最终过上了好日子。

哈里：这太容易了。只要花别人的钱就行。

哈里用一张20美元的钞票点燃雪茄，深吸了一口，然后吐出烟圈——

哈里（继续）：你知道，劳埃德。我觉得我们今天花钱有点儿过分。

他吹熄钞票上的火苗，把钞票从阳台上扔了下去。

劳埃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总会还钱的，对吧？

哈里：当然，不过你认为有必要买这两个冲浪板吗？

劳埃德：冲浪板？我还以为是给新手设计的滑雪板。

哈里恍然大悟——

哈里：啊，我刚才还在想你干吗要求在上面安装系带。

劳埃德打开一只盒子，拎出一件薄薄的女晨衣——

劳埃德：这是从哪儿来的？

哈里（温顺地）：我买的。

劳埃德：做什么用的？

哈里：我喜欢把它贴在皮肤上的那种感觉……（申辩般地）……我是说，你知道，当一个女人穿着它的时候。

劳埃德仔细地研究这件女晨衣——

劳埃德：哈里，你认识的女人中有多少是穿超大码的？

哈里：别管我。我现在有钱了。我应该有几种怪癖。

有人敲门。

劳埃德：请进！

侍者领班伯纳德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香槟酒，胳膊夹着报纸——

伯纳德：我带来了新的报纸和香槟酒，先生们。不幸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您指定的那个牌子的酒。

劳埃德看着香槟酒的商标，皱了皱眉——

劳埃德：都是布恩农场的，是吗？

伯纳德：您真是妙语如珠，先生。我自作主张，拿来了一个不相上下的替代品：唐贝里农香槟酒。

劳埃德：我觉得应该可以，是不是？

劳埃德微微一笑，出手大方地给了他小费。

伯纳德：非常感谢，先生。

他放下托盘，把报纸递给劳埃德，走向门口。

劳埃德：哦，还有一件事，你把“先生”之类的废话省了吧。其实，伯纳德，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眨眼）只不过我们现在比你钱多一点儿。

伯纳德微笑着离开了。哈里回到房

间,拿起一个香槟酒杯,用手指轻弹着它,发出响亮的声音。

哈里: 鸡尾酒时间开始了!

他打开香槟酒瓶。与此同时,劳埃德开始翻阅报纸。

哈里(继续): 喂,刚才你说……

他注意到劳埃德看着报纸,目瞪口呆。

哈里(继续): 劳埃德,你没事吧?

劳埃德(目瞪口呆): 哈里,是她。

哈里: 谁?

劳埃德: 拿手提箱的玛丽。是她……

他把报纸塞到哈里手里。

特写: 报纸标题。上面写着: 斯旺森一家将于今晚主持动物保护协会的晚宴。期待城市精英人士的参与。下面是玛丽与她父母的照片。

劳埃德(继续): 玛丽·斯旺森……

哈里: 好了,灰姑娘,到了你准备参加舞会的时候了……

罗伊·奥比森的《漂亮女人》响起,伴着哈里和劳埃德改头换面做美容的蒙太

奇:

——他们在美容院里洗头。

——他们坐在椅子上,用老式的吹风机吹头发。美容师拿开吹风机,露出两人头上的卷发夹。

——一个美容师用折叠式剃刀给劳埃德修面。突然劳埃德按住脖子,仿佛被割伤了。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流了出来。其他顾客恐惧地看着这一场景。劳埃德大笑起来,亮出藏在手心的塑料瓶装的番茄酱。似乎只有哈里和劳埃德觉得这个玩笑有趣。

——他们在修剪鼻毛。镜头摇向地面,地上的鼻毛已经堆成了一堆。

——他们旁边的男人在修脚。镜头摇向劳埃德的赤脚——他的脚指甲长得吓人。戴着护目镜的美容师正在用一个电动打磨器打磨劳埃德的脚指甲。火花四溅。

——哈里脱掉衬衫趴在床上,接受一位漂亮的东方按摩师的按摩。他从浴



巾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她，对她耳语了几句。她莞尔一笑。

——然后我们看到东方按摩师脱掉衬衫趴在床上。哈里高高兴兴地给她按摩后背。

——哈里和劳埃德在昂贵的男子服饰用品店。哈里从试衣间里出来，身穿高贵的黑色无尾礼服，看起来比以前文雅了许多。售货员点点头，叹为观止，但是劳埃德摇头表示不行。哈里返回试衣间。

——哈里穿着另一件时髦的白色无尾礼服重新亮相。售货员满怀期待地打量着他，但是劳埃德还是不赞成。

——这一次哈里穿的是高中学生舞会式样的天蓝色无尾礼服，还配着花哨的饰边。售货员显得痛苦不堪。劳埃德向哈里竖起了大拇指。

镜头从服装店摇到街道对面——忧心忡忡的 J. P. 谢伊坐在停着的车里，观察着哈里和劳埃德。 (化入)

外景，阿斯蓬动物保护协会，夜

一群群身着正式的礼服和优雅的长裙的客人步入这栋建筑。突然一辆灵车开来——哈里和劳埃德站在保险杠上。哈里穿着他的蓝色无尾礼服。劳埃德的无尾礼服也没好到哪里去——是南瓜红。(他们还配上了高筒礼帽和手杖。)灵车停了下来，他们递给司机——伯纳德——两百美元。

劳埃德：谢谢你的载乘，伯纳德。

内景，阿斯蓬动物保护协会

尼古拉斯·安德烈在门口迎宾。不过，当哈里和劳埃德想进入时，他拦住他们，扫视了他们一眼——

安德烈：对不起，先生们，但这是500美元一份的餐会。

哈里和劳埃德对视一眼，耸了耸肩。然后劳埃德掏出一叠钞票，抽出一千元。让安德烈吃惊不小。

劳埃德：这够吃两份了吧？

哈里：我有点儿饿了，劳埃德。我们要是想来第二份怎么办呢？

劳埃德思考着这个问题。然后又拿出一千美元。

劳埃德：给我们定4份，好人。

他们进了大厅。安德烈目送他们，他的同伙——谢伊——走到他身边，神情警觉。

谢伊(耳语)：上帝啊，老板……就是他们俩。

镜头回到哈里和劳埃德身上——他们俩混迹于富人群中。

劳埃德：我开始紧张了，哈里。

哈里：放松，劳埃德。这些人跟你我没什么分别。

劳埃德：你说什么？他们受过教育，通晓礼仪，魅力四射，而且见过大世面。

哈里：那又怎么样？我们也可以见见大世面——他妈的，你看看那个波霸。

他指向一个刚刚进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发美女。劳埃德转转眼珠——

劳埃德：别跟我玩这个，哈里。我已经饱受伤了。如果玛丽不喜欢我怎么办？

哈里：瞧，我们去吧台那里，喝点儿让你能说出话的东西。痛饮一番，你就能把往日的劳埃德·克里斯摩斯那种过头的自信找回来了。

两个人走向吧台。他们在这个衣香鬓影的社交场合非常引人注目。

劳埃德(对吧台侍者):两杯马提尼酒,不加冰。

哈里和劳埃德默然地注视着晚会,一个漂亮的红发美人插到他们之间,拿了块餐巾,然后走开了。

劳埃德(继续):住嘴,哈里。

哈里:我什么都没说。

劳埃德:是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提前让你住嘴。

哈里: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

劳埃德:我对你了如指掌。

哈里:如果你对我了如指掌,那我想说什么?

劳埃德:你会说(模仿哈里醉醺醺的声音):“这是一片烈火焚烧的灌木丛,我不会介意在里面烤香肠的。”

哈里扬起眉毛,很是景仰。

劳埃德:我会说“住嘴”,因为这是我们接近有钱人的机会,而你不应该让他们拿你开心。

吧台侍者把他们的马提尼酒端来,我们听到画外的酒杯叮当声。他们俩转过身来,看见尼古拉斯·安德烈站在讲台上。旁边有一个硕大的被遮盖物。他的另一边是卡尔·斯旺森和海伦·斯旺森。

安德烈:请安静,听我说……

人群安静了下来。

安德烈(继续):感谢诸位来参加这一特别的聚会。众所周知,阿斯蓬动物保护协会——由我们伟大的慈善家卡尔·斯旺森和海伦·斯旺森伉俪所创立并予以鼎力资助——是全世界濒危物种最杰

出的守护神。我们不断扩大的基地,是23种目前已经列入联合国保护物种名单的动物的家园。今晚,我们荣幸地邀请卡尔·斯旺森先生来欢迎我们的第24种保护动物。

人群鼓掌。斯旺森先生取代安德烈站到了讲台上。

斯旺森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看冰岛雪橇——

他揭开罩子,露出关在笼子里的两只漂亮的毛茸茸的白色猫头鹰。在场的每个人都啧啧赞叹。

斯旺森先生(继续):这个美妙的物种最近得到了拯救。我们为此付出了5年时间,两百万美元。它们构成了这个地球上仅存的雪橇数目的七分之一。

安德烈的镜头——他紧张地注意着哈里和劳埃德。面色苍白。

斯旺森先生:这两只可爱的鸟儿将在自然的但是受到保护的栖息地里栖息成长。如果上帝许可,在诸位以及动物保护协会的大力帮助下,我们会见到这种神奇的小生物重新繁衍壮大。

更热烈的掌声。

斯旺森先生(继续):再次向诸位表示感谢,祝你们今晚过得开心。请随意走近,仔细看看我们的新朋友。请便。

众人鼓掌,然后又开始交谈。劳埃德向吧台侍者转过身来,拿着空酒杯。

劳埃德:请再来两杯。

哈里担心地盯着劳埃德——

哈里:劳埃德,我从没见你这么紧张过。你已经开始发抖了。

劳埃德:我止不住。这个夜晚对我太

重要了。(稍顿) 哈里, 你有没有想过你我为什么没有长期的女友?

哈里: 你说什么? 我跟弗莱达·范彻交往了两周半呢。

劳埃德: 这纯属偶然。(稍顿) 我们之所以没有长期的女友, 原因只有一个: 我们惧怕那个 C 打头的单词。

哈里: 这不可能,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劳埃德: 我指的是承诺。

哈里(稍顿): 噢。

劳埃德: 我已经为责任做好了准备, 哈里。从我见到玛丽·斯旺森第一眼开始, 我就知道她是那个人。(稍顿) 有些东西你是用心灵去感受的, 另一些东西则是用身体去感受的。这个姑娘是我全心全意地感受的。

突然劳埃德注意到了对面的什么。

他的视点——迷人的玛丽·斯旺森在与两位客人谈话。她身穿一件漂亮的黑色长裙。

劳埃德迅速转身朝向吧台——

劳埃德: 见鬼, 她在那儿。

哈里(打量她): 哇噢。你没开玩笑, 劳埃德。她是一个天使。(稍顿) 哎, 你还等什么? 过去跟她谈话啊。

劳埃德: 如果她知道我跑了多远来看她, 她会认为我是个疯子。

哈里: 你拿着她的手提箱——她见到你会欣喜若狂的。

劳埃德: 那又怎么样? 她会把手提箱拿回去。然后到此为止。我是个无名小卒。

哈里思考了片刻——

哈里: 瞧, 伙计, 你开了两千英里的

车来看这姑娘。不能在最后50英尺停步。

劳埃德(眼睛一亮): 等一等, 我有主意了。你过去做自我介绍。这样你就可以吹捧我了, 然后等我过去的时候, 就不用自吹自擂了。告诉她我英俊, 我富有, 我机智。

哈里: 我不能告诉她你英俊, 劳埃德——她自己有眼睛。

劳埃德又喝了一大口新要的那杯马提尼酒。

劳埃德: 求你了, 哈里, 我是作为一个窝囊废来请求另一个窝囊废。只是吹捧一下, 然后发个暗号, 我就过去。求你了。

哈里叹了口气——

哈里: 好吧。但是你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了。

哈里整了整他那波尔卡圆点图案的领结, 走向玛丽。她一个人站在那里, 欣赏着猫头鹰。

哈里: 你那对东西真可爱。

玛丽转身看着哈里, 瞠目结舌——

玛丽: 请重复一遍好吗?

哈里: 猫头鹰。它们很漂亮。

玛丽: 哦, 是的。(稍顿) 你喜欢鸟儿吗?

哈里: 喔, 我以前养过一只鹦鹉, 但是我主要的专业领域是犬类——外行人管它们叫狗。

她听到这句话, 不由莞尔——

指避孕(contraception)。——译者
英文为 commitment, 也是 c 打头的单词。——译者



玛丽: 谢谢。我也喜欢狗。你常跟它们相处吗?

哈里: 噢,我训练它们,给它们洗澡,给它们剪毛。我甚至还饲养小狗。

玛丽: 真的吗?有没有不同寻常的饲养经验?

哈里: 呃,大多数是普通的。不过我们曾成功地让一只牛头狗和一只西施犬交配。

玛丽: 真的吗?这太奇怪了。

哈里: 是的,我们给生出的小狗取名叫牛施(牛屎)。(大笑)这只是饲养员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她似乎听得入了迷。

哈里(继续): 无论如何,我来的真正原因是,想介绍你认识我的一个朋友。

正在此时,玛丽的继母走了过来。她端着一杯马提尼酒,看上去有点喝多了。

海伦: 玛丽,我想我没有见过你这位朋友吧。

玛丽: 其实,我们还没有做自我介

绍。(伸出手)我是玛丽·斯旺森,这是我的继母海伦。

哈里: 哈里·邓恩。很高兴认识你们两位。

海伦: 我刚才看到您进来,邓恩先生。那时就希望我们有机会相识。

哈里(大吃一惊): 是吗?

海伦: 你的无尾礼服——我喜欢有幽默感的男人。玛丽也是这样。

玛丽看了海伦一眼,然后对哈里微笑。

哈里: 真的吗?

有片刻时间,他被玛丽的双眸吸引住了,但他设法挣脱了出来——

哈里(继续): 无论如何,关于我的朋友——

海伦: ——你明天有安排吗,邓恩先生?因为玛丽正想找人陪她去滑雪呢。

哈里: 啊?

玛丽: 海伦,你这样说我太窘迫了。

海伦: 噢,是吗?(对哈里)可怜的姑

娘最近外出活动的次数太少了。你看呢，
哈里？你能陪她去吗？

哈里想了想，然后看了看房间那端
充满希望的劳埃德——

哈里：哦，我不确定。你知道，我朋
友——

海伦：——忘记你的朋友，就一天。
你和玛丽会玩得非常痛快的。

玛丽迷人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
回答。

哈里：唔……嗯……我不知道。你明
白，情况是……当然。

劳埃德的镜头——他在吧台不耐烦
地等着哈里回来。

劳埃德：你怎么没叫我过去？

哈里：放松，你有戏了。我帮你定下
了明天与她的约会。

劳埃德向后倚靠在柜台上，抚着自
己的胸口，说不出话来——

劳埃德：什么……你……我……这
这……（微笑）我爱你，伙计。我爱你！

劳埃德紧紧地拥抱窘迫的哈里。

哈里：好了，控制一下你自己，劳埃
德。你太惹人注意了。

劳埃德兴高采烈地退后——

劳埃德：这值得干一杯！

他从桶里抓起一瓶香槟，开启瓶塞。

劳埃德（继续）：你来给我做男宾相，
哈里，我决定了。本来应该在你和我未来
妻子的兄弟中选择的，不过你刚刚为自
己赢得了坐在首席的位置。

突然，瓶塞从香槟酒瓶口射出，像子
弹一样飞过整个大厅——正中一只睁着
大眼睛的猫头鹰。紧接着我们听到“砰！

嘎！啪！”

整个大厅静默下来，每个人都转身
目瞪口呆地看着笼子。

他们的视点——羽毛飘得满笼子都
是。一只冰岛雪橇仰面朝天地躺着，它所
属的物种离灭绝又近了一步。

哈里和劳埃德恐惧地看着这一切。
哈里从劳埃德手中拿过瓶口冒着白烟的
香槟酒瓶，放到吧台上。

哈里（低声）：我想我们已经做了足
够的社交活动，劳埃德。

两个人低下头，偷偷溜出了大厅。而
其他人此时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尼古拉斯·安德烈除外。镜头摇
向安德烈。他站在附近，观察着他俩的一
举一动。看起来很不高兴。（切至）

内景，阿斯蓬的公寓，夜

尼古拉斯·安德烈手持酒杯，在房间
里踱来踱去，J. P. 谢伊紧张地盯着
他——

谢伊：也许这只是巧合。

安德烈：别傻了。这是一个信息，简
单明了：我们杀了他们的鸟儿，现在他们
杀了我们的。

谢伊：可是一般来说，怎么会有人用
瓶塞来结果一只鸟儿呢？

安德烈：这两个家伙可不一般。他们
很出色。看看他们对蒙塔尔做了什么。蒙
塔尔是最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掉进了他
们的罗网。

谢伊：但是那两个混蛋已经拿到了
我们的钱。他们究竟还想要什么？

安德烈狠狠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安德烈（一筹莫展）：我不知道，他妈

的!

(切至)

内景, 卧室, 总统套房, 次日早晨

欢欣鼓舞的劳埃德对着镜子整理发型。背景中, 哈里在穿他新买的滑雪服——包括一条保暖的紧身裤袜。

劳埃德: 克里斯摩斯先生 玛丽·克里斯摩斯 玛丽·克里斯摩斯夫人。你瞧, 听着很悦耳, 是不是, 哈里?

哈里: 听着不错, 劳埃德, 但是你不觉得自己太心急了吗? 我是说, 谁知道呢, 当你了解她之后, 你也许会发现她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类型。

劳埃德: 不可能。我看到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时候心里明白。现在我再确认一遍: 她约我在大街的雪崩酒吧见面?

哈里: 她是这么说的, 10点整。

这时劳埃德才注意到哈里的穿戴。

劳埃德: 等一下, 你穿成这样要去哪里?

哈里: 我, 哦, 你去约会的时候我想去滑雪场碰碰运气。

劳埃德: 你是说你想穿着紧身衣去公共场合露面?

哈里: 这不是紧身衣, 这是时髦的欧洲式样的滑雪裤。

劳埃德: 但你可是原形毕露了。

哈里低头看看——

哈里: 真的吗?

劳埃德: 侧过身去。

哈里转身看着窗户中的侧影。

劳埃德: 其实, 只是有点鼓。没人会注意的。

哈里: 你说的对。不能穿这出去。

(切至)

外景: 阿斯蓬滑雪场的山脚小屋, 白天

这栋建筑的远景。

内景, 山脚小屋

人们在穿靴子, 他们的滑雪板靠在他们身后的墙上, 排成一排。玛丽穿着一件性感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滑雪服, 在壁炉边等着哈里。

突然哈里出现在房间里, 衣着滑稽。他笨手笨脚地穿过小屋, 走向玛丽。我们发现他已经把滑雪板套上了。他踢翻了一排滑雪板, 招来了两侧人们的注目。最后他总算走到玛丽身边, 但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哈里: 抱歉我来晚了。带着这东西踩离合器可真不容易。

外景, 索道座椅, 白天

哈里和玛丽站在队伍前面。他们前面的一对坐进了座椅, 然后他们走过去。

哈里紧张地蹲着, 等着座椅。座椅晃动着从他身后升上来, 顺利地接走了——玛丽。难堪的哈里依然处于下蹲的姿态, 错过了这一趟。

玛丽莫名其妙地回头看他。他立刻假装在舒展身体。

哈里(大喊): 你自己先上去。我在这里做做伸展运动。

(切至)

内景, 雪崩酒吧, 白天

劳埃德进了酒吧, 侍者正在做开门前的准备工作。

侍者: 抱歉, 我们11点才开始营业。

这消息对劳埃德是个打击。

劳埃德: 我要在这里见个人。是否介意我在吧台那里等着?

侍者耸耸肩。劳埃德在空空如也的酒吧里坐了下来。(切至)

外景, 索道座椅, 白天

哈里和玛丽现在坐在一张吊椅上。吊椅越升越高, 驶向高耸的山顶。哈里紧张地抓着椅子边。

玛丽: 天气不错, 是吧, 哈里?

哈里: 很迷人。

玛丽深吸了一口气——

玛丽: 上帝, 来到这里感觉太好了。最近几周我很少出门。

哈里: 为什么不呢?

玛丽(闪烁其词): 是因为……家庭问题。我不想用这事来烦你。

哈里: 谢谢。

他漫不经心地看向远方。这时哈里注意到椅子把手上有一片霜花。

哈里(继续): 哦, 瞧……霜花。

他舔了一下——舌头立刻黏在了冰冷的金属上。他拽了几下, 但舌头纹丝不动。

玛丽: 你没事吧?

哈里(口齿不清): 当然没事。我总是这么做……(切至)

外景, 山顶, 白天

玛丽和哈里到达了索道的顶端, 玛丽下了座椅, 但是哈里依然待在椅子上。

哈里(口齿不清): 山下见……

哈里与座椅转了一个弯, 向着山脚开去。(切至)

外景, 山脚, 白天

索道座椅又回来了, 哈里依然坐在上面, 舌头黏在把手上。两个小孩爬到他身边。

哈里(口齿不清): 你们好。(不敢正眼看他们) 我说, 孩子们, 你们有热水吗?

两个孩子盯着他。(切至)

内景, 雪崩酒吧, 下午

失意的劳埃德面前放着几个空酒瓶。酒吧已经开门营业了, 几个顾客散坐在酒吧里。劳埃德喝了一口酒, 看看墙上的挂钟。是12点半。

我们看到一双漂亮的长腿滑上他旁边的吧凳。镜头摇过去——正是哈里在卡车驿站试图搭话的那位运动型美女。

运动型美女: 你好。

劳埃德咕哝了一声“你好”。

运动型美女(继续): 糟糕的一天, 是不是?

劳埃德又咕哝了一声。

运动型美女(继续, 粲然一笑): 别担心。今晚水星就要出来或者后退。情况会好转的。

劳埃德又咕哝了一声。(切至)

外景, 山脚小屋, 下午

玛丽优雅地滑下山坡, 来到山脚, 做了一个漂亮的急停姿势, 雪屑四溅。她在室外平台上寻找哈里。她留意到了什么, 然后又看了一眼。

玛丽的视点——哈里坐在桌旁, 舌头依然黏在把手(这东西已经从缆绳上取下来了)上。他正在喝咖啡, 想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不理睬其他滑雪者惊讶的凝视。背景中有哑剧表演。

玛丽: 上帝啊, 哈里, 你没事吧?

哈里(口齿不清): 我没事, 我没事, 会脱开的。(切至)

通过来复枪的瞄准器看到哈里脑袋

的特写。

反打镜头: J. P. 谢伊在山上几百英尺高的地方,用一支大威力的来复枪瞄准哈里。

谢伊: 你要能跑掉就真是太走运了,朋友。

他手指痉挛地扣向扳机。(切至)

玛丽: 这太傻了。让我来帮你……

她起身站到哈里后面。他紧张地呻吟。她用双手抓住他的头,开始向后拉。我们看到哈里的舌头被拉长到了不可思议的长度……5英尺……6英尺……然后是8英尺。

哈里疼得直呻吟。突然,他的舌头从把手上脱开了。哈里和玛丽向后退去——恰好离开了J. P. 谢伊的子弹的弹道。子弹呼啸而过。我们听到哑剧演员在后景中疼得大叫——

哑剧演员: 他妈的! 怎么回事?!

可怜的哑剧演员捂着流血的手,在观众的嘘声中紧张地跑进了小屋。

(切至)

内景,雪崩酒吧,下午

劳埃德绝望地头晕眼花。运动型美女依然在他身旁喋喋不休——

运动型美女: ……无论如何,在我的男友第三次回到我的车库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跑吧,凯茜,在他把两个人都干掉之前逃命去吧。”然后你知道那个傻瓜干了什么——

劳埃德: ——不知道。(无比诚实地)我也不想知道。(稍顿)瞧,我很抱歉,但我今天不是一个好伙伴。

运动型美女: 的确。(稍顿)我有个主

意。你干吗不讲讲你自己呢?

劳埃德: 也许改天吧。

劳埃德示意酒吧侍者过来。

劳埃德(继续): 请原谅,你是否知道玛丽·斯旺森?

酒吧侍者: 当然。他们家每年都来这里。

劳埃德: 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酒吧侍者: 知道。他们在高山路有栋大房子。(切至)

外景,斯旺森别墅,下午晚些时候
灵车开到房子前面停住。

内景,灵车

玛丽: 我要告诉你,今天我很开心。非常感谢,哈里。

哈里: 这是我的快乐,玛丽。

她嫣然一笑,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

玛丽: 那你今天晚上7点45来接我?

哈里: 还是差一刻钟8点吧。我还要先做几件事情。

哈里满怀爱意地目送玛丽下车,向房子走去。

哈里(自言自语): 玛丽·邓恩……玛丽·邓恩夫人……听着很顺耳。

镜头从灵车摇向附近的灌木丛。我们看到震惊的劳埃德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劳埃德: 好个男宾相。(化入)

蒙太奇: 劳埃德垂头丧气地走在阿斯蓬山间。(化入)

内景,卧室,总统套房,晚上

劳埃德愁眉苦脸地坐在床上,哈里故作惊讶——

哈里: 这不可能,劳埃德。她告诉我

10点整。你确定你去对了酒吧？

劳埃德：相信我，正是那个地方。（叹气）我不知道，哈里，也许她改了主意。

哈里：我很难相信，劳埃德。那个姑娘说她迫不及待地想见你。

哈里踱来踱去，突然想起了什么——

哈里（继续）：等一下……

劳埃德：什么？

哈里：我刚刚明白过来。她也许指的是晚上10点。

劳埃德（眼睛一亮）：你是说……？

哈里：当然！她怎么会约你上午10点在酒吧见面？

劳埃德（耸耸肩）：我还以为她是个酒鬼。

哈里对自己与劳埃德的愚蠢感到好笑。

哈里：唉，我们是不是一对活宝？

劳埃德：我想这是一种解释。本来我以为她是放我鸽子。

哈里：这会给你个教训，别匆匆忙忙地下结论。（稍顿）总之，既然你晚上有计划了，我就打算出去看电影了。

哈里走进更衣室。劳埃德握紧拳头，瞪着他的背影。然后他恢复了镇静，走向酒柜——

劳埃德：在你出门之前，为庆祝我们的好运干一杯怎么样？

哈里（画外）：当然，伙计。只要能助长你的好运气，怎么都行。

劳埃德听到这句话，咬住了嘴唇。他在两个杯子里倒满了咖啡，又分别加了一点甜酒。他张望了一下，确认哈里还在更衣室里，然后掏出一盒泻药，往一只杯

子里加了整整一包。

哈里从更衣室里出来，穿着新西装，打着领带。劳埃德又看他了一眼——

劳埃德：对于看场电影来说，算是盛装了，是不是？

哈里：哦……成人电影。我不想在门口被人拦下。

劳埃德：明白了。

劳埃德把放了泻药的杯子递给哈里，然后拿起自己的杯子——

劳埃德（继续）：为我的朋友媒人哈里干杯。

哈里深感内疚，但还是喝了——

哈里：唔……

他咽了下去。（切至）

内景，灵车，夜

哈里在开车，快乐地吹着口哨，期待着这个夜晚。突然他听到肚子“咕噜”了一声。他用手按着自己的肚子。

外景，斯旺森别墅，夜

灵车停在街上，哈里下车。他走上台阶。我们听到他的肚子还在轰隆作响。哈里站住，竭力控制自己的肠胃。然后继续走向门廊，按响了门铃。

玛丽来应门，她仍在整理自己的耳饰。

玛丽：你好，请进。

内景，斯旺森别墅

哈里跟着她进去。

玛丽（继续）：请随意。我这就准备好了。等我1分钟。

她消失在走廊尽头，我们听到哈里的肚子又响了。他注意到走廊一侧有个洗手间，冲了进去。

内景, 洗手间

镜头对准哈里的脸部。他迅速地拉下裤子, 坐到马桶上, 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侧身打开窗户, 给房间通风。敲门声响起时, 他还待在马桶上。

玛丽(画外): 你在里面吗, 哈里?

哈里(紧张地): 我这就出去。

玛丽(画外): 我希望你没有用马桶。它坏了。

镜头推进哈里的脸部——他眼睛瞪大了, 前额立即冒出了汗珠。

哈里: 什么?

玛丽(画外): 没法冲水。

哈里: 哦, 不, 我是在……剃须。

外景, 走廊

大惑不解的玛丽站在洗手间门外。

玛丽: 剃须?

哈里(画外): 是的! 我时间有点儿紧。觉得这样会节省时间。

玛丽: 好吧。我在起居室等你。

内景, 洗手间

哈里提上裤子, 掀起水箱的盖子, 开始摆弄阀门。

哈里(低声): 好了, 冲水啊, 你这混蛋……

外景, 起居室, 斯旺森别墅, 夜

玛丽耐心地坐在长沙发上, 双腿交叠。她看看手表, 然后打开了电视。

电视屏幕——正在播送新闻。一位女主播庄重地面对镜头——

女主播: 马上回来。下面将要播报的是一个盲童受骗上当, 买了一只死鹦鹉的故事。

我们看到比利——4—C 单元那个

瞎眼男孩。他坐在轮椅上, 捧着派蒂——那只用胶带把脑袋连接在身上的鹦鹉。

盲童: ……我还以为它真是很安静的那种……

女主播摇头。广告开始。这新闻让玛丽不寒而栗, 她关了电视。突然门铃响起。她站起身, 打开前门。

她的视点——衣冠楚楚的劳埃德站在门口, 穿着新买的时髦服装。

玛丽: 有事吗……?

劳埃德: 你好。(稍顿)你不记得我了?

玛丽: 呃……我不……

劳埃德: 上周我曾送你去机场。

玛丽(想了起来): 噢, 上帝。劳埃德, 对吗?

劳埃德大吃一惊——

劳埃德: 你还记得。

玛丽: 你来阿斯蓬干什么?

劳埃德: 来还给你手提箱。你把它落在了机场, 我帮你拾了起来。

玛丽目瞪口呆——

玛丽: 是你拿走了我的手提箱?

劳埃德: 是的。就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来吧, 我们跑一趟。我把它还给你。

玛丽在拿回手提箱和等哈里之间犹豫不决——

玛丽: 请在这里等我一下。

她走到洗手间门前。我们听到里面传出响亮的金属撞击声。

玛丽: 哈里, 你在里面做什么?

内景, 洗手间

哈里把整个抽水马桶拆散了。各个零件散落在地板上, 包括塑料浮球。他跪在地上摆弄墙体里的管道。

哈里: 唔在刷牙。再等我一会儿, 玛丽。我这就出来。

玛丽(画外): 对不起, 但是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 我不得不出去一下。很紧急, 我稍后会解释。

哈里: 但是玛丽 ——

玛丽(画外): ——我真的很抱歉, 哈里。我保证我们改天一定会再约一次的。

哈里听到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 然后前门关上了。他垂头丧气地瘫坐在水箱前。

哈里: 好极了 (切至)

内景, 玛丽的捷豹, 夜

劳埃德坐在副驾驶座上, 面带满意的微笑。开车的玛丽神情焦虑。

外景, 丹博里酒店, 夜

捷豹停在酒店前面。劳埃德和玛丽下车。摄影机摇摄, 露出驾驶梅塞德斯车的尼古拉斯·安德烈与 J. P. 谢伊, 他们在尾随着劳埃德和玛丽。

内景, 安德烈的梅塞德斯

安德烈: 他们落入我的手心了

内景, 总统套房

门开了, 劳埃德和玛丽进来。

劳埃德:所以, 无论如何, 我——到这里就想找你, 可我不知道你姓什么。

他把她引到锁好的手提箱前。手提箱放在床上。

玛丽: 我简直没法相信。你真的拿到了箱子。

劳埃德: 我拿到了它。当劳埃德·克里斯摩斯开车送一个女人去机场时, 无论如何, 他都会确保她带上了所有行李。

玛丽看着劳埃德微笑。

玛丽: 这真让人难以置信。你是说你开车两千英里, 只是为了我?

劳埃德: 唔不我是说, 你知道, 还有其它原因(稍顿) 其实, 是的, 我想是这样。

她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

玛丽: 这是我听过的最甜蜜的话语。他低下头, 玛丽俯身亲吻他的面颊。

(切至)

内景, 灵车, 夜

哈里正闷闷不乐地驾车回酒店 ——

哈里(自言自语): 这是天意, 哈里。你欺骗了你最好的朋友, 会遭到报应的, 显然如此 (切至)

内景, 总统套房

劳埃德面部特写 ——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正在倾诉衷肠。

劳埃德: 瞧, 玛丽, 我知道这有点儿突然, 但是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你正是我等待了一生的女人, 而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 ——(举起手) ——请允许我说完。(深呼吸) 我为你而疯狂。我对任何人都不会这样。你使我可以如此轻易地向你表白我最深的渴望。(紧张地一笑) 听我说, 我觉得自己又像一个中学生了。(稍顿) 一个绝望地想与你建立最深切的爱情的中学生。

突然我们听到画外传来马桶冲水的声音。

反打镜头: 劳埃德正对着一张空椅子说话。洗手间的门开了, 玛丽走了出来。她四处张望, 以为会看到其他人。

玛丽: 哦我还以为我听到你跟其他人谈话了呢。

劳埃德手足无措。他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这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劳埃德：玛丽，（冲口而出）我绝望地想跟一个中学生做爱。

玛丽（大惊失色）：也许我现在应该走了。

劳埃德：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喜欢你，玛丽。我非常爱你。

她听到这番话，微微一笑。

劳埃德（继续）：我要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也希望你诚实地回答我：你认为像你这样的姑娘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走到一起的可能性有多大？

玛丽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玛丽：劳埃德，这很难回答。我是说我们几乎不——

劳埃德：——我请求你诚实地回答，玛丽。

玛丽：但是劳埃德，我真的不能——

劳埃德：——来吧，直言不讳地说。我长途跋涉来看你，至少你要对我坦率些。我的机会有多大？

玛丽：不太大。

稍顿。

劳埃德：你是说不太大，就像一百分之一那样吗？

玛丽：还不如说是一百万分之一。

稍顿。

劳埃德：你是说还是有机会的？

正当这时有人敲门。劳埃德把门打开，迎面看见尼古拉斯·安德烈。

玛丽：尼古拉斯……你在这里做什么？

安德烈：我一直在找你。我有些关于

你丈夫的有趣的消息要告诉你。

劳埃德看着玛丽，沮丧到了极点——

劳埃德：丈夫？

安德烈：你们两个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劳埃德和玛丽听到咔哒一声。他们转过身来，看到安德烈举枪对准了他们。安德烈走进房间。（切至）

内景，丹博里酒店大堂，夜

哈里没精打采地穿过大堂，我们听到有人喊他——

女人的声音（画外）：喂！

哈里转过身，看见运动型美女向他走来。

哈里：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切至）

内景，总统套房

尼古拉斯·安德烈用枪指着目瞪口呆的劳埃德和玛丽。

安德烈：至少你们两个应该道别吧。

劳埃德：你是谁？

安德烈：别跟我玩这套，混蛋。我才是你抢走的手提箱的真正主人。

劳埃德：哦，不。

玛丽没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玛丽：尼古拉斯，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们那么信任你！

安德烈：住嘴！

劳埃德：哦，先生，关于手提箱，我想告诉你，我的朋友哈里一定会对你做出补偿。

安德烈警觉起来。他举枪示意玛丽走到手提箱前。

安德烈：打开那东西！

玛丽打开手提箱,一堆皱皱巴巴的
白色纸团和几叠百元大钞掉了出来。

安德烈: 这他妈的是什么? 钱呢?

劳埃德: 这些纸团跟钱一样有效, 先生。这是我们的借据。你可以自己算出总额。每一分钱都不要遗漏。

安德烈几乎气炸了肺 ——

安德烈: 你他妈的死定了!

劳埃德: 不要仓促地做决定, 先生。

(切至)

内景, 酒店走廊

哈里走出电梯, 进了总统套房。

内景, 总统套房

哈里神情愧疚地进来, 喊道 ——

哈里: 劳埃德, 你在家吗? 我们要谈一谈, 伙计。我要向你严肃地坦白一件事。

哈里转过拐角, 猛地停住了。

他的视点 —— 劳埃德和玛丽躺在床上。

上。手臂被手铐铐在床柱上。

哈里(继续): 哦, 太好了, 你找到她了。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哈里转身想走, 却撞到了安德烈的枪口上。

安德烈: 你干吗不留下来参加聚会呢? (切至)

内景, 总统套房, 几分钟之后

哈里坐在劳埃德和玛丽身边。尼古拉斯·安德烈的枪口对着他们。他在打电话 ——

安德烈:我想订一张去里约热内卢的单程机票, 越快越好.....

床的镜头 —— 哈里和劳埃德不敢对视。

玛丽: 你是说你们两个彼此认识?

劳埃德(尖刺地): 是的,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哈里: 直到他背后捅刀子。



劳埃德: 我背后捅刀子? 你真是无耻。是我先认识她的。

哈里: 喂, 既然她发现我魅力无法阻挡, 那我又能怎么样?

玛丽转着眼珠。

劳埃德: 但是你知道我对她有多么着迷。

哈里: 是, 你也知道我对弗莱达·范彻有多么着迷, 但你不是照样下手了吗?

劳埃德(心虚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

哈里: 别抵赖了, 劳埃德。弗莱达把整件丑事都告诉我了。

劳埃德抵挡不住了——

劳埃德: 瞧……我正打算告诉你呢。在宣读我的遗嘱时会提到这件事。我发誓, 你可以问我的律师。

哈里瞪着他——

哈里: 好, 我想我们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一点儿教训, 是不是?

劳埃德: 你说对了, 伙计。也许我们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是好朋友。

哈里: 我觉得不是。

劳埃德: 我是说, 如果一个漂亮姑娘就可以让我们分道扬镳, 显然我们的友谊不值一提。(稍顿) 也许我们现在就该叫停了。

哈里: 那就告诉我该在哪里签字, 伙计。

突然他们听到了扳枪机的“喀哒”声。

安德烈: 好了, 你们这群笨蛋谁想先死?

3个人交换着目光, 难以出言。

哈里: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开枪。

安德烈: 为什么不? 这看起来像是阿斯蓬的另一场三角恋情纠纷。你发现他们两个在床上, 就把他们铐在床柱上, 杀了他们, 然后自杀。

哈里(洋洋得意): 但是你疏忽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安德烈: 是什么?

劳埃德和玛丽充满期望地看着哈里。

哈里: 如果你杀了我们, 就意味着杀掉你自己。

安德烈(困惑地): 啊?

哈里: 你知道, 哲学家相信, 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的微小的组成部分。换言之, 我即是你, 你即是我, 所以如果你杀掉我们, 你就是在自杀, 你这个无知的傻瓜——

安德烈: ——住嘴!

玛丽看出他们这次麻烦大了。

玛丽: 我丈夫呢? 你把他也杀了吗?

哈里: 丈夫? 什么丈夫?

劳埃德: 玛丽已经结婚了, 哈里。

安德烈: 你没必要担心马文。(稍顿) 现在我最后一次问你们: 谁想先死?

哈里冲玛丽歪了一下头——

哈里: 杀了她。这女人早在飞机场就应该告诉他, 她已经结婚了。那样会省掉我们许多麻烦。

安德烈瞄准玛丽。

劳埃德: 不, 让我先死, 哈里。是我把你牵扯到这桩麻烦里的。

安德烈瞄准劳埃德。

哈里: 不, 等一下, 让我先死。我抢了你的心上人, 劳埃德, 我活该。

安德烈叹了口气，瞄准哈里。然后，他开了两枪。劳埃德和玛丽恐惧地看着这一切。哈里按住自己胸口，从床上摔到了地上。

劳埃德：上帝啊！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你这个恶棍！

安德烈微微一笑——

安德烈：足以欣慰的是，你们就要聚首了。

他瞄准劳埃德，扣动扳机。突然枪声响起，手枪从安德烈手里掉到了地上。

地板的镜头——哈里活得好好的，正举枪对着目瞪口呆的尼古拉斯·安德烈。

劳埃德：哈里！你还活着！

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了，几个警察手持武器冲了进来。

警察 A：混蛋，举起手来！

劳埃德和哈里把手高高举起。安德烈转过头去，看到几支枪指着自己的头。

他不情愿地举起手来。哈里和劳埃德对于事情的转折惊讶万分。

房间里突然一阵骚动。从众警察中挤进来的是那位运动型美女。她亮出证件——

运动型美女：特别探员凯瑟林·弗里克。联邦调查局。

劳埃德（张口结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运动型美女：干得好，哈里。

劳埃德困惑地看看自己的朋友。哈里解开衬衫纽扣，露出防弹背心——

哈里：她在大堂拦住我，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把这东西给我穿上，又给

了我一支枪。

劳埃德（对运动型美女）：但是你怎么……？

运动型美女：我们从普罗维登斯就开始跟踪你们了。斯旺森夫妇在手提箱里安装了定位设备。

劳埃德和哈里内疚地对视了一眼。

哈里：是的，关于那钱……

运动型美女：都是假钞，还做了标记。

哈里和劳埃德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切至）

外景，丹博里酒店，夜

一些围观者看着安德烈和 J. P. 谢伊被塞进警车带走了。玛丽与警察谈话时，哈里和劳埃德爱慕地凝视着她——

劳埃德：她真了不起，是不是，哈里？

哈里，你说的对，劳埃德。她的确值得我们跑这一趟。

劳埃德：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配不上她。

正在此时，一辆警车驶来，玛丽的丈夫跳下车——

马文：哦，上帝，我多么思念你啊！

哈里和劳埃德惊奇地看着梅尔·吉布森下车。玛丽和梅尔拥抱在一起，然后梅尔转向这两个人。

马文：我对你们感激至极，伙计。那口井里太潮湿了，我真的以为会死在那儿。

哈里和劳埃德太吃惊了，做不出任何反应。他们面面相觑。（切至）

内景，丹博里酒店大堂，翌日

劳埃德和哈里拿着寒酸的行李走出

电梯,但是这次没人冲上来为他们服务。

外景,丹博里酒店,白天

两个人走出酒店,走向侍者领班伯纳德——

哈里:你好,伯纳德……

侍者领班:有事吗,先生们?

劳埃德:瞧,我们只是想对你在我们停留期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哈里:我们,唔,很抱歉付给你一些假币。

侍者领班:别担心,先生们。斯旺森他们已经许诺对所有人进行赔偿。

这似乎让劳埃德和哈里很是高兴。灵车开到了前门。

劳埃德:喔,不管怎么说,再次谢你。

他们转身要走,伯纳德叫住了他们——

伯纳德:你们打算去哪儿?

哈里:不知道。相信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停车场。

伯纳德: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劳埃德和哈里困惑地对视了一眼——

劳埃德:这个地方有点儿超出我们的预算,伯纳德。

伯纳德(微笑):哦,我想我们可以在附近给你们找一个免费的住处——毕竟,就像你们曾经告诉过我的,我们都是

同样的人。(眨了眨眼)你们只是现在没有钱罢了。

两个人被伯纳德慷慨的提议弄晕了——

哈里:你是当真的?

伯纳德:绝对。我们只需要把你们塞进某个员工房间……

哈里和劳埃德笑容满面。

伯纳德(继续):……当然,只要你们不介意每周工作一两个下午。

哈里和劳埃德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

劳埃德:你知道,伯纳德,我想我们还是到路上碰碰运气吧。

这两个傻瓜爬上灵车,开走了。伯纳德摇摇头。

外景,公路,白天

灵车行驶在公路上,我们听到——

哈里(画外):既然我们不再窝里斗了,下一步干什么,劳埃德?

劳埃德(画外):我们一直往南走,去跟性感的爱斯基摩宝贝套套近乎,怎么样?

哈里(画外):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你知道金发美人对我总是有杀伤力的。

他们驶向自己的下一场冒险。摄影机向上拉,向上拉,向上拉……

片尾字幕。

(完)